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唐高僧

垂拱四年二月十五日仰止沙門釋彦棕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點群耶

之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

言古吳荃也化城垢服潛馬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

至禪戒祝術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根其義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華地現六
動解其結實亦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權未歸本者也付
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寫水
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卅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
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遽百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
屬五棺已掩于氈將焚痛眼滅人天蒼生莫救故召諸
衆集結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據
優婆提舍以之為論討析空有分殊析常宗之以因
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
義及王秦奉使孝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集練歌以通經
厥後易首袖腸之賓後義於天外繁義結縵之奧譯粹
於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悅唯忽言
談者有昧其是非既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覺輒別
路揚鏹而已哉法師縣頌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麟登

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元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
故削駿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戴馳千里每慨古賢

之得奉行本魚魯致市痛先近聞數傳數豕天斯感

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

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軫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

而之柰荒就馬山後沿作勝迹以瞻奇靡野僂城訪遺

編於嘉祐春秋寒暑下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世國揚我

皇之威烈震彼后之權豪徼異學以高輶校同師

臣懺名王拜首膝侶庫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經六百五十七部並

戴以巨寫并諸師駁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享陽若

陰淫假皇威而利涉夷以貞觀十有九紀達于上京道

俗迓之闐城溢郭鏘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

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百敬奉難以具

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戲遠逾中外讚揚示
息已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倫乎茲傳
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
魏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業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
雅善篇章妙辨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
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觀三藏之學行矚三藏
之秘儀鑽之作之訖堅弥遠因祿其書以貽後世
及於蕭公畢慮遺諸親遂藏之地特代為傳聞
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侍抵以啓之將出
而卒門人等哀慟甚艱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
他所後果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
次之余極已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
預作後况乃當仁苦為辭讓余每懷慚退沉吟久之
執紙操翰沈瀾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糝瓦石以

琳瑯錯綜本又分為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或咄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釋表悰等

起載誕維氏終西居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畬人也漢大丘長仲弓之後曾

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登仕膺任國子博士

食邑周南子孫因家之又為維氏人也父慧英潔有

雅操早通經術祔長八尺表眉明目稟衣博帶好儒

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勸勵

政衰微遂潛心憤曲邕郡頻貢考廬及司隸辟命並

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回男法師即第四子行而肆

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机側口授孝經至

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

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

名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焉也其早慧如此自

後脩通經與受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
所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闌闔之門雖鍾鼓嘈囂
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往東都
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俄而
有勅於洛陽度二十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
不預取銀匙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都善來請
知任之鑒見而倚之問曰子為誰家答曰民族
問求度邪答曰然但以習進業歲不象比預又問出
家意何所為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陳嘉
其志又覽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
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傳器但恐果
與諸公不見其翔青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
失以今觀之則鄭弭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兄同

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
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每覽
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
暢備盡師宗義問芳聲後茲茲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聚跼之窠河洛為豺狼
之穴衣冠殲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斬絕雅
王董偕亡之輩劉右仙華之失剗削生靈受其
未定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不啓先
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帝
駐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
兄投也先後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
草創其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
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
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

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昉基遲為其稱首末年國
亂供祈傳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感於彼法師乃
啓先見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先從之
又與經子半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
大德相見悲喜傳月餘日後之受學仍相與進向城
都諸德既萃大達法造於是更聽基遲構論毗曇
及震法師之造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年法華經
諸部時天下飢亂唯留中豐靜故四方僧徒之集
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
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
矣法師先自任城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偉
有類於父好內外學凡講并經構大乘論阿毗曇兼
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物管都公特所欽
重至於屬詞談生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其事獨秀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宇宙以
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廷振頽綱苞殊俗涉風波而意
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不能逮然昆季二人
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
滿廿即以武德五年於城都受具夏坐學律五篇七聚
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同殊
旨祿武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秋與高人共
汎舟三峽沿江而道到州荆天皇寺彼之道俗義風
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捕論毗曇自夏及冬
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威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
至甚歡躬申礼謁敷題之日王率群寮及道俗一藝
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微請雲發開茲峯起法師酬對
解釋靡不辭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
稱歎無極觀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

先德至相明造休法師質問疑礙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心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
遍而盡其有經日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
至於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
固非一義焉時有長安常辯二大德學究二乘行窮三
學為上京法近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
笈之侶從者雲集雖舍衆經而備誦攝大乘論深
師既曾有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訪其所有
深致亦二十斯書二德並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
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介躬恨吾輩老朽
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衆
師備資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
有異莫知適從乃撰遊西方以同所惑并取十七地論
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盡首法顯智嚴亦

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遺清風絕後
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偈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
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兼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
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
意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初法師之生也母夢法師
衣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途又感祥瑞
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蘓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楫不以為懼乃決意而
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
而減頃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轉瞬
颺至杖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
寤焉遂即行矣時年廿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
學井經切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

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傳
月餘日道俗請開井構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教涼
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傳
絕時開譯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贊頌歎歸還各向
其君長稱歌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
是西域諸國无不頒發歡心嚴潔而待教會之日亦施
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
諸寺時國故尚新塲場未遠禁物百姓不許出蕃客
大高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高云
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高遇法師問來由
法師報云欲西國求法高聞之通還京彼有惠威法師
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
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日惠琳二日道勣竊送向西自
是不敢出乃晝伏夜行遂至張州時刺史獨孤達聞

法師至甚歡喜供事殷厚法師目訪西路或有報云從
此北五十餘里有鄒蘆河下廣上夾洄波甚急深不
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
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
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州訪緝又至云有
僧字玄奘欲入西蕃兩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教法師遂密將條未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遂疑
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
答昌問陳讚希有曰師實能介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
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悵所從二小僧
道勣先向燉煌唯惠林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
賀易得馬一疋但苦无人相引即於兩佛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久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

法師座一蓮葉向西去達摩松恠且而太白法師心喜為
得行之微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
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遂法師行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縣隄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
時齎餅菓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
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賀衣資為
買馬而胡焉明曰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登三胡
老翁乘一瘦老耆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言此
翁極詣西路來去伊吾廿餘反故共俱來望有平章
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魘風遇無免者
徒侶衆多猶數迷失况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酌
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
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
去可乘我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

少不達法師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
誦咒占觀多有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
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韋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
馬瘦赤韋漆有鐵占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馬
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東裝與少胡夜發三更許
到河遙見玉關去開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
有胡桐樹叢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駝馬而過法
師既渡而喜曰解駕停態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
下橋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
許又迴不知何意數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并胡人
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
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吟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嫌
歸還用為安隱法師確然不迴乃僦伴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
不能去家果既大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
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彼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衆使
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擔其意乃止與
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子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
糞等漸進頃臾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同在
行乍上時來謁馬之像及種種梨棗之形易變移
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為賊
衆漸近見賊乃知妓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
稍安延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後者見乃隱伏沙溝至
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
箭飛來幾中於膝頃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
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上人亦
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技尉王祥令執火令

有目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執曰
扶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
答曰聞義奘師已東還何日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
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
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旼法師欽賢尚德
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來梓洛陽少而慕道
而京知法之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
所解對楊談說并忝為特宗欲養已脩名豈方檀越
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
命不憚艱危撰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勸
勉專勸退還豈謂同狀塵勞共樹蔀之因也必
欲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
心祥聞之惘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
師疲憊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送安置至

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麴餅自送至十餘里云
師從此路往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
骨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為田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
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之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
敬遣相隨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彼囊及馬相
送去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疎率恐生異圖可於此
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
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无走獸復无
水草是時頗歎唯一但念觀音并及般若心經初法
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汗慙將向寺施
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
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以前後雖念

觀音不能全去及讀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兩
馬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
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失路盤迴不
知所趣乃東歸欲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
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
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
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蚊虻舉火燭若繁星晝
則驚風擺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前懼但苦水
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晝無一滴露喉口腹乾焦
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
捨發并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无異名譽但為无上
正法來耳作惟并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
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无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
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日明馬亦蘇起解既獲

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
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菽行可。十里馬忽異。
給制之。不迴往數里。到一池水。其澄鏡徹。下而就飲。身
命重全。計此應非舊水。固是并慈悲為生。其至誠通
神。皆此類也。即就池一日。得息。後日盛水。進菽。更經
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既
至伊吾。止一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耆者。衣不及帶。蹠
走出迎。把法師。失聲號慟。不能已。言豐饌今日。聖
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
請。屈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麹父泰使人先在伊吾。
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
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駝駝設。頗近儀。
此傳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
還浮。面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

磧經六日至高昌南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
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椽良馬前去法師先
所乘赤馬而使後來即以其夜鷄鳴時到王城門司
啓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
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
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
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姬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
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姬還宮通數黃牀侍宿
且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礼問王云弟子
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
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
閹人侍衛彼有秀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弥之命
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羊逾八十其法
師周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

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如何法師報曰臣任實是王
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後隋帝歷東
西二京及並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慕自兼師
名身心歡喜年幾足踊擬師至心受弟子供養以終一
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教
于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
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貧道實德所當但此行不為徒
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據歟二區感啓
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當等寸
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露於東國
彼崙同道之志善才求友之心只可日堅強豈使中
途而止願王収意勿以汎眷為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
必當供養雖忘山河轉此意无移乞信憑誠勿歎不

覺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
來為法、所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解又大
王曩從昧闇位為人主非唯蒼生特作因亦釋教攸歸
理在助揚豈宜為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
師故屈齋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勅
色糠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法師、安能自去或定
相齋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因順猶昧法師誓曰玄奘
來者為乎大法今逢為障只可骨被王面識神未必
由也目焉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
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遠阻先志遂誓不食
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
覺法師氣息漸惛惛生愧懼乃誓首禮謝去任師西行
氣垂早食法師悲其不實要王指口為言王曰若願
尔者請共對佛更結明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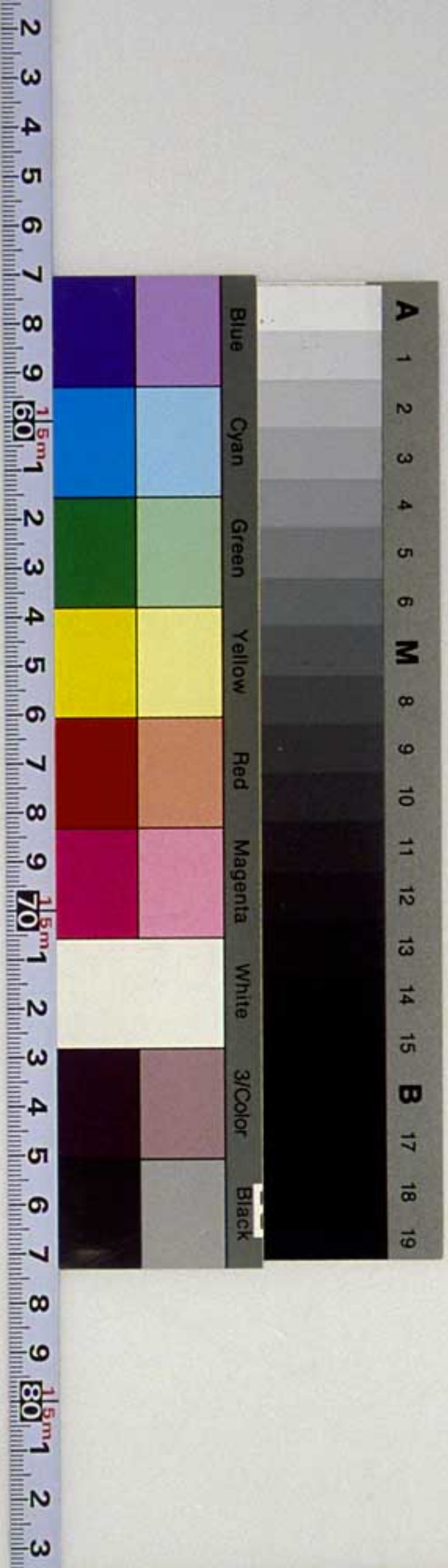
太妃共法師幼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
受弟子倍養看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
伽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間為
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法師長為眷屬
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
用講張可坐三百餘人大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
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來迎引將果結座王
又跪為證令法師躡上日如此講訖為法師度而
沙弥以死給侍製法服卅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
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錢及銷等五百
疋充法師往還廿年所用之資給馬卅疋手力廿五人造
殿中侍郎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廿四封書通
屈支等廿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綬十疋為信又以綬銷五百
疋葉味雨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

婆羅門國頗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鈴印
落馬處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及国書綾绢等至勸
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英用江海遐深濟之者必非
舟楫群生帶惑導之者寔假聖人是以如來運一
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惠日朗此幽昏慈雲蔭
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真遺教
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耀於吳洛識什鍾義於秦涼不
墜玄風咸述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
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或常現二常化他不二
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羣生懷疑莫
有近決玄奘宿因有度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
賢勝友備悉諮詢大乘小乘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
躊躇捧經信條串結罔而剋足想就鳥嶺而載懷願
一拜臨啓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示蠡難為酌

海但ハル不能ハズ棄ス此コノ薇ヒゲ誠マコトニ是以ユヘ來キ裝ツク取トル路ミチ經ス塗ツ在シ薊セ遂ス到ル
伊イ吾ウ伏フ惟ヒ大オホ王キミ稟リ天アメノ地ツチノ之ノ厚コトニ和ニ資カ二ニ儀ノ之ノ附ツキ氣キ垂ス衣キ作ス王ノ
子コ育ス倉クラ生ム東ヒガシ社ニ大オホ國クニ之ノ風フエ西ニ極マデ百ヒャク戎ノ之ノ侶トナリ棲ス蘭ラン月ツキ氏ノ之ノ
地チ車クルマ師シ狼ウロ望ム之ノ卿キョウ並ニ被フ孫ソン仁ニ俱ニ沾ス厚コトニ德トク加カ以テ欽キ賢ケン愛ス士ノ
好コトニ善ヲ流ス慈ニ憂ヲ矜ミ遠トホ來キ曲マカ令シ接ツキ引キ既ニ而シテ至リ上ニ渥ニ惠ヲ逾ニ深ニ
賜タマフ以テ諾ヲ言フ闡ハル揚ス法ホウ義ニ又モ蒙カ降ス結ス娣ニ李リ之ノ緣ヰ敦ニ博ヲ友トナリ于ニ
之ノ念ヲ并ニ遺ス書ヲ西ニ域マデ廿ニ餘ヲ番ヲ煦ス飾ス殷ニ勤ヲ令シ遠トホ餼ヲ送ス又モ慇ニ
西ニ遊ス梵ヲ獨ニ雪ヲ路ヲ淒ニ寒ニ爰ニ下リ明ニ勅ヲ度ヲ沙ヲ跡ヲ四ニ人ヲ以テ為ス侍ニ伴ニ法ヲ
眼メ綸ヲ憎ム裘ヲ毳ヲ靴ヲ鞞ヲ五十ニ餘ヲ事ヲ及ニ鍔ヲ省ス金ヲ銀ヲ錢ヲ等ヲ令シ死ス
廿ニ年ヲ往ス還ス之ノ資ヲ伏フ對ス驚ニ慙ニ不知ス啓ス慶ヲ決ス文ヲ何ノ之ノ水ヲ比ス津ヲ
非レ多ク舉ス忘ル嶺ヲ之ノ山ヲ方ニ恩ヲ豈ニ重ニ懸ス繩ヲ渡ス淺ニ溪ヲ險ヲ不レ復ス為ス
憂ヲ天ヲ梯ヲ道ヲ樹ヲ之ノ卿キョウ瞻ス礼ヲ非レ晚ニ僮ニ蒙ニ先ニ遂ニ則ニ誰ノ之ノ力ヲ焉ヲ
王ノ之ノ恩ヲ也ヲ然レ後ニ展ス謁ヲ衆ヲ師ヲ稟ス承ス正ニ法ヲ歸ス還ス翻ス譯ヲ廣ニ布ス
未レ聞ス前ニ諸ヲ見ス之ノ稠ニ林ヲ施ス異ニ端ヲ之ノ穿ス鑿ヲ補ス隙ヲ化ス之ノ遺ヲ廟ヲ定ス

玄門之指南庶此蔽切用答殊澤又前途既遠不獲各
留明日辭遠緣增悽愴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
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與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
與諸大臣百姓等傾郡送出城西王祀法師慟哭道俗皆
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
德已下各乘馬送數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為進城後入阿耨耨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隋慧立本釋教琮錄

起阿耨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攝寺

自此西行至阿耨尼國阿父師泉、在道南沙崖崖

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途

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裏行

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倍養雖

涉萬里無所齎携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

京都大學

930 248

圖書

之僧日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
為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厄困咸從其命受戒訖
僧教日吾上崖後汝等當變阿父師為我下水任
湏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湏更水下
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以竊疑
矣大小悲涕依西城法焚之於坐處聚軌石為塔
今猶在水忽不絕行振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簾細若無
人時津夜而也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逢銀山山
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兩從出也山西又逢群
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玉城所處川崖而宿時同
侶高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秘發前去十餘里
遇賊却煞无一脱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无復
財產深傷嘆焉漸去幽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
臣來迎迺入佉養其國先被高昌殺擾有恨不肯

給馬法師停六宿而過前渡大河西履平川行

數百里入屈支國界

舊玄龜
慈配也

將近王都王與群

臣及大德僧木叉龜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

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帳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

至諸德赴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

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

叉龜多下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地廣於初

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然如是展轉日晏

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

一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目就

之王與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

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恠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

玄奘所學者大乘不介也受餘別食訖過城西

北阿耨理兒寺唐言奇
持也是木叉龜多所住寺也龜多

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宦處二十餘載雖涉衆
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号稱獨步見
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此
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
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匄多日何用問是
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教
之及聞此言視之猶主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根
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
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所說今謂邪書
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
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
初文問發端即認曰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
餘處又示一文忽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外智月出家
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

對讀之趣多極。慙吾老忘耳。又同餘部亦无好權
時為凌山雪路未用不得進。菽淹傳六十餘日。觀
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
曰此支那僧非易調對若往乍度彼少年之傳未
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
侶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三日逢安願設賊二千餘
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誦不平自圖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始畢傳一宿又
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
峭峻極于天自用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
不解激汗汗湯與雪連屬作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
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
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復屢重裘不免
寒戰將欲眠食復无燥處可得唯知懸釜而炊席

水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待候之中痿凍死者十

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

清池亦古醵海見其對陵山不凍故得此

名其水未
名也

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

激風而洪波數丈備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

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

袍露髮以丈許帛練裹額後乘達官二百餘人皆

錦袍編髮圍遶左右自餘軍眾皆裘褐毳毼

蘇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

喜大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

各庫吏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

入可汗居一大帳以金花焚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

前列長遶而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

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卅餘步

可汗出張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坐突厥肅火不施林

以木舍焚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苜而已仍為法師
設一鐵文牀數褥請坐須臾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
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爾設
樂可汗與諸臣使人飲別案蒲桃漿奉法師於是忽
相酬勸宰渾鍾碗之器交錯遺傾傑休兜離之音
鏗鏘牙舉維殊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
更有食至皆享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
食進法師具有餅飯蘘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訖
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曰誨以十善愛養物
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
受日留俾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
度也
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
融也其人類黑露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
之彼欲過尋聖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

漢語漢語及諸國音若隨得年於唐到長安數年通解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

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匹與群臣

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素此日千泉

地方數百里又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洧涼潤即可

汗澁暑之害也自屏素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

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

又南五十里至奴故赤連國又西二百里至緒特國

唐言石國唐言西臨葉河又西千餘里至華堵利瑟那國

東臨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無

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颶林達國唐言王及百

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而所過無僧居客僧投

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僧憐經

宿之後為說人天目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

請受齋戒遂致殷勤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

以火燒逐沙弥還以告王、甫令捕燒者得已集百

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文體救之

王乃重^{カサ}咎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

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草^{改也}變耶心誘用^{ハシメ}勝侶^{モロ}所到

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去聲}弥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カ捍國^{唐言東安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又西百餘里

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唐言}弥伽國^{唐言}國東臨縛

葦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唐言}那國^{唐言}又西南二百

里入山^{唐言}路^{唐言}險^{唐言}繞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入

鐵門^{唐言}峯^{唐言}壁^{唐言}狹^{唐言}峭^{唐言}而崖^{唐言}石^{唐言}多^{唐言}鐵^{唐言}礦^{唐言}依之為門^{唐言}扉^{唐言}又^{唐言}鐵^{唐言}鐵^{唐言}又

鑄鐵為鈴^{唐言}多懸於上故以為名即安厥之開塞也出

鐵門至覩^{唐言}貨^{唐言}羅國^{舊曰吐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縛^{唐言}葦河

至活國^{唐言}即葉護可汗長子阻度^{唐言}設^{唐言}名也^{唐言}所居之

地又是高昌王妹^{唐言}智^{唐言}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此法

師到公垂可賀數已死咀度設又痛聞法師後
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焉因不能心目請法師
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
羅門國時更有一胡僧至為誦咒患得漸除其
後娶可賀數年少受前呪罵目藥以殺其夫設既
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呪特勒墓立之為設仍
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
摩僧伽遊學中度葱嶺也西推為法近其疎勒
千圓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
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
我盡解隨意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
問數科不是好通曰謝服門皆慙後是相見歡喜
處譽讚言已不能及特新設既立法師後求使
人及鄯耆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去弟子所部有傳

喝國北臨縛葛河人謂小王金城極多迹願師聖
往觀礼然後取乘南去時縛葛僧數十人相舊設
死子又立去來予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日即
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為近會法師後其言
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郊郭顯敞
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
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新裝嚴甚麗伽
藍內佛堂中有佛深水瓶也確量可斗餘又有佛齒長一
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
長二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歸以雜寶此三事曆日每
出道俗觀礼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牽都波高
二百餘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
四果者世无絕涅槃後皆有塔記基趾接連數百餘
矣大城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北卅里有波利城中有

二窣堵波高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麁密初
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以令造塔及
造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地也城
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
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
唐言慧性
聞傳曷因多有聖迹故來礼敬其人聰慧尚學少而
莫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
莫小乘阿毗達磨迦近俱舍并之阿毗曇等無不
晚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喜法師日申
疑滯均俱舍婆沙等因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
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果
唐言達摩羯羅
唐言皆彼所宗重觀法師神彩明秀
極加敬仰時縛曷西南有銳米陀胡寔健國其王聞
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

行使人徃來每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
食施法師皆不受而返自縛帛南行與慧性法師相
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都貨羅境
入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
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
飢則平途數丈故宗主稱西方之難增冰峩飛雪
里即此也若平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有
棄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遣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
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加藍十餘所僧徒數千人學
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出迎迺過供養累日方出彼
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邪斯唐言聖使阿梨邪斯
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歎支那遠國有如是
僧相引覲禮觀殷勤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加藍一東有鎗石釋迦
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有佛八涅槃卧像長一千尺
並裝嚴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有
伽藍中有佛齒及初初時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
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諸迦縛波舊曰南邪和
脩祀也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伽服衣赤縫色其人五百
身中隱生隱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衣目
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行二日逢雪迷失道
路至一小沙嶺遇鴉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
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牽利種也明略有威
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
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任有一小乘寺名沙落
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實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
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沐師見

其殿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
大乘寺遂即就傳質子造寺時又藏无量珍寶供
院東門南大神王之下擬後復補伽藍諸僧荷恩慶
屋壁圖書質子之取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
相傳千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棄僧寶使人
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
掘振刺驚鳴王及衆軍皆悉洩倒懼而遽退寺有
窰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終然地還振孔無敢
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
去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
用施用誠是其時願鑒無妄之心少覺威嚴之德
如蒙許者莫自觀用稱知所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
不令虛費准神之靈願垂外察言訖命人掘之歲
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斤明珠

數十顆大衆歡喜无不美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

藝羅信重大乘樂觀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

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祿奴若曜沙唐言如意薩

婆多僧阿梨邪伐摩唐言聖曹弥沙塞部僧求那跋陀唐言德賢

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雜精一理終

備有所長唯法師備諸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

咸皆慙伏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結錦五匹別施法

師以外各有老於沙落迦安后訖其慧性法師重

為觀貨羅王請到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百餘里

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藍波國、周千餘里伽藍

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傳三日南行至一小嶺、有室

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憇故建

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篋度車唐言如來如來欲

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

從此南廿餘里下嶺潛河至那揭羅竭國

北平度境大城

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是
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燃燈佛敷鹿皮衣及布
髮掩泥得受記處雜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施
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繞傍有老僧為法
師說建塔目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
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
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蘗迷廬山尚為灰
燼如何此跡獨得无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
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蘗迷廬山壞已還有
在平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塔
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花處又東南度
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
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

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為塗以帛
練裏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中得菩提
樹像所將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花像其字
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花云師所得甚為
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骨狀如
荷葉復有佛眼精大如奈光明暉赫徹燭函
外復有佛僧伽胆上妙細疊所作復有佛錫杖
白鐵為環柄檀為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
敬日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雨端法服
二具散衆雜花鮮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廿餘
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
目眇歎在中法師欲往禮拜兼其道路甚阻又多
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
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顧淹

苗勸不令去法師報如來真身之敬憶劫難逢寧
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共暫到即來於是
獨去至燈光城入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无一
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在近彼今送師到莊即與
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
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燭現其法服賊云師
欲何去答欲禮拜佛歎賊云師不聞此有賊邪答云
賊者人也今為念佛雖猛獸盈窟且猶不懼况檀越
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洞
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窺實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
觸東壁訖却行五步許心東而觀歎在其處法師
入任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依言却立至誠而
禮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郭果悲涕燠惱更至心禮
誦勝鬘等諸經請佛偈頌隨讚隨禮復百餘拜見

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徠而還滅悲喜更礼復有盤
許大光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撫若不見世尊歎終
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來歎
然在壁如用雲霧忽矚金山妙想熙融安是日
瞻仰慶躍不知所辟仙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
已上相好極明花座已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
聖僧等歎亦皆具有見已遙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
雷叱火至歟然佛歎還隱急令施火更請方乃重現
六人中五人見一人竟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公明
見得申礼讚供奉散花香訖光滅介乃辭出所送婆
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師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
窟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与歸還彼五賊皆毀刀
杖受戒而別從此復与伴舍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

陀邏國

舊云健陀衛也
訖也此字度境也

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方布路沙布

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元者菩薩世
親菩薩法救如意賜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
量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斯國城外
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
現有四如來像當來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
窣堵波是迦曠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
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銅相輪廿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
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
多靈瑞往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曠色迦伽藍東
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羅伐底城東有窣堵波
无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
薩道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
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錢

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

去後北又到焉鐸迦漢茶城北陟履山川行六百餘里

入焉仗那國唐言菟音阿輸迦王夾薩婆摩訶堵河昔有伽藍一

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

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訖一切有部

五大衆部其王多居曹揭致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

里有大窣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悉摩仙人為羯

利王唐言國神舊歌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三百五十里入大海

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薩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

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々舞氣如雜花焉龍

泉西南卅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量

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

卅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衣條葉父相宛然城南四百餘

里至薩羅山是如來目闍半偈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文訛也今從正直云伽他伽他唐言頌有卅二言也

報藥又之恩捨身下下象象臂臂揭揭簪簪城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至盧

醯醯咀咀迦迦

唐言赤

率堵波高十餘丈无憂王造是如來昔作慈

力王時以刀刺身サキ飲五藥又カヒマツ象

舊曰夜又

城東北廿餘里至過

部多

唐言奇特

石窠堵波高廿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

去後自此踊生此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

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

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文而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

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云光吉

威靈極著城東北間說有人登

越山谷遂上上徒多河塗路危險攀緣攀緣鉅鎖鉅鎖踐躡踐躡飛梁可

行千餘里至達羅羅達羅羅以以即為杖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

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

底迦

舊曰末田地訛也

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一近人昇都史

多天

舊曰兜率地訛也

親觀妙相往來三返今乃切果自為鐸迦

漢茶城南渡信渡河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

獸多窟其中有持帛度奇寶名花及舍利度者シ舩輒

覆沒渡此流至咀又始羅國

北平度境

其城北十二三里有

宰堵波无憂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道

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婆

唐言月光

志求菩提捨千頭

窰塔側有加藍昔經部師拘摩羅多

唐言重壽

於此製造

衆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

北平度境

又

後且又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二百餘里經大石

岡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飢飢焉擇音七子處

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滌今猶存赤草木亦然又從此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焉刺叉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

行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

舊曰罽賓訛也

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

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崇高牯音七牯音七无憂王所建

各有如來舍利斗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

也王遣一腹弟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

寺宿寺名護慧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告曰此客僧

後摩訶脂那來欲學法乎度觀禮聖迹師稟來聞其
人既為法來有元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
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懈怠沈沒睡眠
諸僧聞已各驚寤經行禪誦至旦來說其日緣禮
敬逾肅如是數日漸至近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

唐言福舍王教所之便招
近行據捨瞻貪乏道人

王羣群臣及都內僧詣福舍相送別後千

餘人憧蓋盈塗煙花滿路既至相見禮讚殷厚自手以

瓶量花供散訖請乘大馬相隨而進至都正閤邪日陀

羅寺

王舅
所立也

明日請入官供養并命大德僧稱等數十

人食訖王請用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

慕學尋讀元本遂給書手廿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

養馭使資待所須事公於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

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用物惣持未嘗神夜而性愛賢

重士既屬上賓肝衡近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无疲

目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度逢神

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

理論初夜後講目明聲明論由是境內亭人无不悉

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彼

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胎那僧智力宏曠顧

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健世親昆季之風所根

連平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亭

僧毗式陀僧訶唐言淨師子辰那釁茶唐言寂薩婆多學僧蘓

伽蜜多羅唐言如來友婆蘓蜜多羅唐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蘓利

邪提婆唐言日天辰那旦羅多唐言昧故其國先未尚學而此僧

等皆道業賢貞才解英富方僧稱雅不及此諸人是有

餘既見法師為大近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亦明目

調酢无所蹇滯由是諸賢亦平慙服其國先是龍池

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朱田底迦阿羅漢教化

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心受龍供養其

後健陀羅國迦臘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日脇尊

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

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部

波弟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記也釋素咀攬藏舊曰稍多羅記也次造十萬頌毗奈

那毗婆沙論釋毗奈那藏舊曰毗那邪記也次造十萬頌阿毗達

摩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記也凡卅萬頌九十

六萬言王以赤銅為鑠鑠爲論文石函封記達大宰堵

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傳

畚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礼聖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涉山

洞行七百里至半故奴故美因後此東行四百餘里至過邏

罔補羅國北平度從此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

北平度境自藍波至於此立其俗既任邊荒儀服語言稍殊

帛度有鄙獷之風焉自出過邏罔補羅國經二日渡稱達

羅婆伽河

此云月分

到罽那補城宿持外道寺、在城西門

外是時徒侶廿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中有伽
藍僧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
有窣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
遺迹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羣賊
五千餘人法師及伴トモ所將衣資却棄集都盡仍揮刀ヲ駢
就道南枯池欲掩屠害其池多有蓬棘羅ササキ易法師所
將沙弥サマシ逐ヲ狀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ス私告法
師即相与透トス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
之被賊ヒ彼聞驚愕即解牛与法師向村吹貝聲フエ數相
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械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
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
与相携投村宿諸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感同侶同
由行路衣資賊掠俱盡スベシ唯餘性命僅而獲存ヲ用弊艱

荒理極於此所以却思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
目不共憂之倒為欲笑吞曰居士之貴准平性之命
之既在餘何所憂故我立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之
既在則大寶不忘小之衣資何足憂怙由是徒侶感
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礫迦國東境至
一大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
及至觀之可世許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與相見近納甚歡
又乘被賊即遣一侍者令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
食具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
師在迦濕弥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
告焉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悉盡諸人宜共知
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草心有高傑等三百餘人
聞已各將班疊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

并跪同評法師為咒願并說報應目果令諸人等皆發

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

於是毘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

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傳一月學經百論廣百

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業說甚明淨從此東到

至那模底國詣安舍薩那寺有大德毗臚多鉢臈

婆無去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論釋唯識廿

論釋目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

南行五十餘里至谷祿蘓伐那僧伽藍唐言園林僧徒三百

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

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_{舊曰加海}有迦多衍那迦記

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罽𑖀

達那國北印度境入其國詣那伽羅跋那寺有大德稱達羅

伐摩此云月雷善究三藏日就停四月學眾事分毗婆沙

從此東北登履危嶺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

境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

國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從此

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釋迦如來諸聖弟

子舍利子等遺身率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記也沒

特伽羅子舊曰目乳連記也等塔皆見在咀驪衍尼弗咀羅唐言滿慈

尼子舊曰尼子優波鞠聖阿難陀羅拈羅舊曰羅摩又又另殊室

利舊言妙吉祥舊曰彌首又曰父殊師利或言另殊尸利渚曰妙德記也如是等諸率堵波每歲脩福

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脩供養阿毗達磨眾供養

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

慈子學毗奈耶眾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

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

薩城東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焉波鞠多唐言迎護之所建

也其中伽藍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丈廣卅

餘尺四寸細籌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導夫妻俱證阿

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已及別族者難證不記從此東

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度又東行四百餘里

至祿勤那國度東臨疏伽河北背大山岡半那河中境

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疏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

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

福衣訖中沐浴浴羅豐鎮除除發波波救流則殊決決滅滅沒

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

邪言元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傳絕國

有大德名周邪邪多善困困三藏法師遂一冬半春就聽

經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

式陀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八百餘人學小乘二

切有部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音瞿擊鉢刺刺德德唐言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論竟

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時

提婆霽那

唐言天軍

阿羅漢往來都史多天德光願見慈

代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代捐

而不礼言我出家具戒慈代處天同俗礼敬非宜如

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礼既我慙自高疑忽不決德光伽

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

論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弥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

切有部毗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澳文花西域學徒

莫不讚仰爰至鬼神亦皆誦習衆賢覽而心憤又

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訖

欲与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

解言其思力不減毗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

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窠

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毗末羅蜜多羅

唐言

元祐

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弥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

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

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歿目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

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首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

亂五古重出遍躰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

同修勿謗大乘言終氣絕當死更畏地陷為坑其國有大

德密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因三藏法

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坦墀三第錄論

唐言辯真論二万五千

頌德光

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

羅國

北中

又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制半坦羅國

中中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疏伽河西南至毗羅那摩國

中中

行二百餘里至却比他國

中中

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院

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下是佛首於切利天為摩耶夫

人說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
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踊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踊水精階居左是
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
有階級今並淪沒後王慈慕果博石擬其狀飾以
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
釋梵之像並放光儀式歎如在旁有石柱高七丈阮憂
王所立旁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首經行
所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圀國唐言曲女城
中下度國周四

千里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廿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
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吹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唐言作
光增

兄字曷邏圀伐彈那

唐言
玉增

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特東印度羯羅拏種伐

刺那

唐言
金耳

國設賞迦王

唐言

愚其明略而為陳惠乃

誘而害之大臣婆尼

唐言

及羣僚等悲蒼生之无

主共立其第尸羅阿迭多

唐言

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

策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宰

籠印度風威所及禮教所沾无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

斯安於是戡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内无得致生凡

厥元唐言普令斷完随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

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

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牽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

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牽堵波亦高二尺餘並无憂王所

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園到跋達羅毗訶羅

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毗婆沙白曹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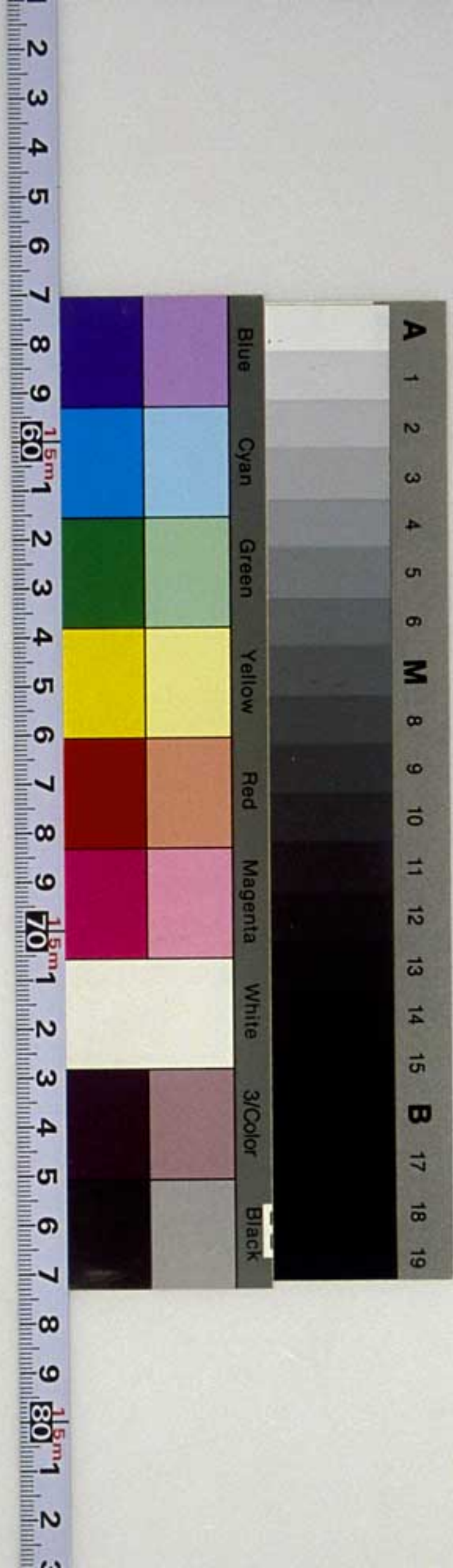
婆沙訖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沙門慧立本
釋表懷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梯寺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疏伽河南至阿踰陀國

中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

故伽藍是伐蘓槃度菩薩

唐言古觀舊曰婆數
槃豆譯為天觀記也

於此製衣大

小乘論及為衆誦慶城西北四五里臨疏伽河岸大伽

藍中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元夏王所寢佛首三月訖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里有故
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
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盡
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伽亦名无著即健陀羅國舍
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於沙塞部出家後信大
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
明聖之器含著述之士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
宗近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
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跡已順流伽河与八十
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邪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
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艘
賊載棹近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
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物搜其珍寶然彼群賊素事安
伽天神每數劫中覓一人獲狀端義煞取完而用以祠之

稱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願而喜曰我等
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殊美煞用
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焚穢隨之身得死祠祭實
非敢惜但以速來意者欲礼菩提樹像者聞此山
并清閑經法此心未遂檀越煞之恐非吉也船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師
遣人取水於苑林中除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
拔力牽法師上壇欲劫法師顏元有懼賊皆
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
歡喜取威法師乃專心觀吏多官念慈氏菩薩願得
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
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後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
法利安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
緣於心想中若似登嶺迷廬山越一二三天見都史

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衆圍遶此特身心歡
喜不知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教聲弭央須臾之
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漲舩舫漂沒賊徒大駭
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
求法者此也諸君若煞得无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
已鎮耳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
以手觸尔乃用目謂賊曰特至邪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
悔法師受其禮謝為訖煞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
受无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
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
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祐
何以得聞破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
於是遙相勸告收諸却具惣投河流所棄衣資各還
本土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礼辭別同伴

敬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耄恠非求法殷至何

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殄伽河北至阿耶穆

佉国中下度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殄伽河南閭牟那河

北至鉢羅渡耶伽國中下度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

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

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而河交

處其西有埤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

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此同方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

之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

无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傷經五百餘

里至憍賞弥國舊曰俱賔弥訛中下度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列檀佛像上

懸石蓋鄧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

利天經復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工巧昇天

觀佛尊顏容心還以紫極雕列以像真容無尊下

來時像近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日瞿師

訖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

地中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

閣是世親造准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无

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摩迦国

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講業乘心量部東南道

左有天伽藍是耆提波設摩阿摩漢造識身足論說

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目此法

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二百論師

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

昔佛曰淨齒并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

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

餘里至室羅伐志底国舊日舍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

傳載千並學正量部佛在特鉢羅斯那特多唐言勝軍

若王所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訛

達率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誦堂處次復有塔是佛

姨母鉢羅斯圈鉢底唐曰生王舊曰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波羅提訛也

是蘓達多唐言樂施舊故宅側有大率堵波是舊宴利

摩羅舊曰尖堀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

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頽敗東門左右各逮石

柱高七十餘丈夏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博室有中

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慈慕聞出愛王刻

檀為像曰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教婦

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

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

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波羅門女

縛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

十餘步有精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
道論義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
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牽堵波是舍
利子与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
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
无憂王所立折山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牽堵國
舊曰迦毗羅國周中十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周
衛國也十五里壘博而成垣牢固内有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逮
此二城三城之廢處上正殿中作王人像其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側有精舍是人迦菩薩降
神母胎處中作并降生之像上坐部云并以显祖羅
頻娑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
則以此月廿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牽堵波阿私陀仙
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諸人種角力處又有

太子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狀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竺林五百餘里至藍摩
国中下居人稀少故城東南有博塞堵波高百餘尺
如耒耜後此国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也每放光
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為人遠塔行道野雉
銜花常來供養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
相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壽遠來禮拜見野雉銜
花安置塔前復以牙受草以墨灑水衆見无不感
歎有一苾芻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偈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后人類依佛出家豈可
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辭衆往結宇疏池種苑殖
菓雜涉寒暑不以勞倦隣国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為故事
矣以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塞堵波无

夏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鬘珠付

圍鐙迦舊曰車還慶也及剎殿皆有塔記出此林已

至拘尸那揭羅國慶搔荏梗城內東北隅有窣

堵波无憂王所建准陀故宅舊曰宅宅中有井將

營獻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

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阿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

樹似櫛而皮青葉白其光潤如雙齊高即如來

涅槃處也有木執精舍中有如來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

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而不書年月相傳云

佛慶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

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

半入苾芻山九月八日自苾芻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

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

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臂同阿難現足示迦葉雪

木焚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徑五

百餘里至婆羅痾斯國音女點反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

臨疏河伽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卅餘所僧二

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痾斯河東北行

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雲連長廊音多四合僧徒

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窻內有精舍高

百餘尺石陛軌音軌舍龍音龍層級百數音多皆起黃金佛像

室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

東南有石窣堵波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

石柱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又梅怛羅

邪唐言慈代舊日弥勒記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

為護明并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所

受記處人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

餘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
藍西有如來沐浴池又有條器池又有琬衣池神
龍守護無人穢觸池側有宰堵波佛修行時為
六牙白馬施徧師牙處又為鳥特與伽獲白馬鈎尼
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庶王又度憍陳如
等五人處從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載
玄國從此東行渡流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
釐國吠舍釐國舍離記也國周長千餘里土產良苧多菴沒羅
菓茂遮菓都城甚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
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宰堵波是佛昔
訖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毗
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
石所作是元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又有寶積
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

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後侍立侍立處次

西復有佛最後觀火舍瞿處次南又有菴羅女

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後火舍瞿

南境去疏伽河百餘里到火多補羅城得菩薩威

經又南渡疏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揭陀記周五千餘里

俗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處僧萬餘人多大乘

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類猶有雉

城昔人壽元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王花宮城

宮多花故致此号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毘連弗記復为波吒釐樹為名至佛并後弟

一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无憂王舊曰阿育王記也即頻毗娑羅王唐言

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

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疏伽河為小城

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憂王作地獄

處法師在小城傳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窣堵
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功建立中有如來舍利
一斗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來兩履石上有
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初十
指端有万字花文及瓶魚等狀然明著是如來將
入井發吠舍勸至北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願謂阿
難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
舍北有石柱高卅餘尺書記无憂王三以瞻部洲施
佛法僧三以珍寶贖詞也故城東南有屈宅阿監
摩唐言雞園僧伽藍故基无憂王所造是台千僧四事
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傳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
行六七由旬至伍羅磔迦寺有三藏數十人聞
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井樹
垣壘軌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

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嶺固北門通大伽藍
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宰堵波並諸王大臣豪
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為莊記心中有金剛座賢
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蓋金輪上
磨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
難壞能俎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
剛為座則元地堪受金對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
此若於餘地便傾與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
成道之處三日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
來衆生薄福住菩提樹不見金對座佛涅槃後諸國
王以兩脇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
此菩薩身沒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并已沒至胷其
并樹即卑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為惡
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元上等覺曰謂并

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彫，唯至如來將日，其
葉頽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
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花，收葉而去。法師至，礼并
樹及慈氏并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拜投地。
悲哀懷惚，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
於像季方，乃至斯，猶惟業報一何深重。悲淚盈目。
時逢探僧，解長遠近輻湊，數千大觀者，无不嗟
其處一踰。繕那聖跡，充滿傳八九月。礼拜方遍，至弟
十日，那爛陀寺衆老四大德來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
繕那至寺，店、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店，食頃
更更有二百餘僧，与千餘檀越，將幢蓋花香復來。
迎引讚歎，圍遶入那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与相
見，訖上坐。頭別安林，命法師坐。徒衆久坐，訖造維
那擊捷稚唱。法師住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

道具威皆共同仍老廿人非老非少因解經律威儀
磨慙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
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
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焉足頂礼問評
讚歎訖法藏令廣敷床座命法師及諸僧坐訖同
法師從何處來報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
用已帝法變弟子弗隨跋羅唐言即法之姪也年
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衆
說我三年前病惱目緣覺賢同已帝法捫渡而說
昔緣云和上昔患風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
痛乍發乍息凡廿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狀惡
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瑠
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同和上曰汝欲
弃此身邪經云說身有苦不說狀離於身汝於過去

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慙至
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令猒身
告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
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覓自在并又指銀色曰此是慈
氏并和上即禮拜慈氏同日戒賢常生於尊處不
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
男殊失利并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來勸
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
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
可待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
在已來和上兩告瘳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
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回
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

八
誨喻令法師勸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初日王
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
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擔安羅菓一百廿
枚擯椰子十顆豆蔻十顆龍脰香一兩供大人米一
斗其米大於焉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
國有此稅米餘慶更无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方
為供大人米月給油三升蘇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
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馬輿那爛陀寺主
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令有千人其遊踐殊方
見禮如此那爛陀寺者此云施无厭寺者舊相傳此
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中有龍名那爛陀傍
建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如來昔行并道時為大
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故号其處為施无厭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

商人以十億金錢貢以施佛、於此處三月說法、高

人多有證果、佛并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

唐言

敬慈佛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邈多王

唐言

覺護慕永鴻業次東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

唐言

如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逸多

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

位出家其子伐闍羅

唐言

創立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

下度主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

以軌曩其外舍為一寺都建一門連序列用中分八

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窺竦燠中殿飛霞上生

風雲於戶彌文日月於軒簷加以流水逶迤青蓮蕊

羯后花樹暉燠其同菴沒羅林森疎其外諸院

僧室皆四重、周虬棟虹梁繡櫺朱柱雕楹樓檻玉

礎文根薨樓瑤輝攘連繩紉卽度伽藍數千乃

乃莊麗。宗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並學大乘
兼十八部。多至俗典。伏陀等書。目明聲明。鑒方術數。
久俱研習。凡解經論十部者。一千餘人。卅部者五百。
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
德秀年耆為衆宗近寺。因并座日百餘所。學徒修
習无并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
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戶。日進秬米。糗糒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无
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
安置已。向王舍城。覓礼聖迹。王舍舊城。彼云矩奢揭羅
補羅城。唐言上第宮城也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
其地又生好香第。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
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狭。周一百五十餘里。其
內更有小城。基周卅餘里。羯尼迦樹處。成林茂。莢莢

用榮イサナ四時无間花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牽堵婆是提

婆達多与未生怨王故護財醉罵欲害佛處此東北有

牽堵婆是舍利子同阿濕婆持苾芻說法證果處

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毘多唐曰昧密受外道邪言以

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牽堵婆

是時傳迦大醫舊曰著婆記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

現有特傳迦故宅宮城東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云鷲其山連東北嶺隆屈特高形如

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亭林樹森鬱如來

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波若等元量衆經山城北門

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軌室如來在昔多

后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

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神知

其意為現突恠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

施佛汝宜速去外道令怒而出長者歡喜速立精舍

訖躬往請佛于為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咄王唐云末生怨之所建如來并後諸王共分舍利末生

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修養无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用

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改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

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与九百

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并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

无量聖眾雲集迦葉告曰衆中知具三明六通惣持如

來一切法藏无錯謬者任餘各随所安時而得九百

九十九人阿羅漢在於學迦葉語阿羅漢汝漏未盡勿汙清

衆阿羅漢慙愧而出一夜勤脩勤三果結成阿羅漢還來

叩門迦葉問云汝結盡耶答曰然復日若結盡者不勞

同門随意可入阿羅漢乃從户隙而入礼拜僧足迦葉執

其手曰我欲汝除新諸漏證聖果故駁逐汝出汝當

知之勿以為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書於是礼
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特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
於衆中稱汝多聞物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素
咀覽藏即一切經也阿難奉命而起向佛殷辭山
方作礼訖昇坐誦經諸衆隨口而錄訖又命優
婆離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自誦
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也經滿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
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
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中上座自
上座部又此西廿里有宰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
衆部共集之處諸字无字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
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在日同一師學
世尊咸度馭荀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
佛恩耶復集素咀覽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

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同會目謂之大

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周姑利四多城唐言王舍

外乳已壞內城舊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婆

羅王居上第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

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

即彼國桑尸惡處也須之王宮忽失火王曰我為人

主自化不行无以懲下令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

吠舍釐王聞頻波婆娑羅野居於外欲商兵龍表之儀

望者知而奏王乃以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

城即新城也後周王嗣位目都之至无憂王遷都

波叱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雜人唯婆娑羅門

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宰都波是殊底邑也

長者故宅唐言星馬舊傍又有度羅怛羅處即佛子也那

爛陀寺西此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

之所建也。茲嚴甚麗，其中佛像同并，樹像精舍東北
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
四佛坐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也。切雖未果
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或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
佛像，高八十餘尺，重四六層，方得覆及。昔滿曹王
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
城至此，頻婆娑王與國人各千萬衆，迎見佛處。
又東行卅餘里，至目施羅，勢加羅，窣訶山，東率伽藍
前有窣堵波，謂僧許贈及唐言安應也。昔此伽藍依小乘
漸教，食三淨食，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
惶无惜，乃見群鷹翔飛，作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願，
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
鍛鞠高雲，投身自墮，苾芻見已，慙懼，通告衆僧，
聞者驚異，无不對之歎法，各相謂曰：『此希也。』我曹何」

人敢欲散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輩執彼初誘
之言。便為究竟之訖。守愚无改。致此損傷。自今已
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應埋。
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
迹。法師皆周遍。覓礼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
法師。誦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用題訖。少時有一婆
羅門。於眾外悲哭。而復言。發遣人問其所以。答言。
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帝釋山。覓自在。并像所發
願。為王并為我現身。可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公年
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昭那國僧。誦瑜伽論。汝
當往聽。日此用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昭那
僧來。師復為誦。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
目令往聽。經十五月。誦澈遣人將婆羅門。送与戒
日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須道理。

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目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以曾於迦濕弥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即呾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万頌。即舊譯云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伽羅刺誦。音女咸反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万頌。後至住劫之初。帝人又略為十万頌。其後北呾度健駄羅國婆羅門都羅邑婆臘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呾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呾度婆羅門為南呾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遘鄒諸國多威流行。呾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

其支分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牒
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釋迦三千頌二名
溫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別并緣牒又有八果論八
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牒此諸記論并能詮所詮有
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度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蘓陽多
聲有廿四轉其底度多聲於文章裝麗處用於
諸說文之少用其廿四轉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
度多聲十八轉者若爾一殷風迷二阿含末泥谷
有九轉故合有十八初九轉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
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
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殷雁
颺迷聲說有元等諸法且如說有即三名一名婆
彼之親反二名婆彼陀多訛反三名婆飯底說他三者一名
婆彼斯二名婆彼陀三名陀婆彼他自說三者一婆

彼弥二婆彼靴去聲三婆彼摩

此第三依四失論語說依阿吞

未涯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毗邪底言餘同上安

此者令文巧妙元別義三袁極美義也蘓湯多聲廿

四轉者謂惣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訖一訖三

訖多故用為廿四於廿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

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辨二詮所作業

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目事六

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字度語名布路沙辨三轉者

一布路煞二布路曾九千反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

路莫二布路曾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鉗

拏二布路訖音輶三布路鉗音輶或言布鉗四所為事

三者一布路度沙詐反耶二布路沙訖三布路鉗音輶

及輶約所用三者一布路沙訖二布路鉗音輶上三布路

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並送散其得花住并午及
拂^{カハク}屏^{マシ}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
種^{タネ}之花^{ハナ}穿^{ツク}之為鑿^{ウツ}將到像所至誠礼讚訖向并跪
茲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
願花住尊午二者所修福慧願生都史多官事慈氏
并着如言者願花貫掛尊兩屏三者聖教稱衆生
界中有一人无佛^{ブツ}者玄奘^{ゲンザ}念自毀不知有不若
佛^{ブツ}修^{シュ}行^{コウ}可^コ成^{セイ}佛^{ブツ}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
送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
守精舍人見已彈指^{ダンシ}焉^ヤ足^{タラシ}言未曾有也當來若成
道者願憶今日目緣先相度耳自此漸去至伊羅
拏^ナ國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訖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
寺各千僧有三大德一名担他揭多^{タナ}龜^{カメ}多^タ
未^ミ密^{ミツ}二名羣^{グン}

底僧訶

此法師子

俱善薩婆多部又傳一平就讀毗婆沙順

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婆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因西界苑伽河南至小

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旬羅藥又山東南

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

尺一寸又有佛量据稚迦等

即沐瓊也舊曰軍特記

趾深寸餘作八

出花文因南界甚林多有火焉松高高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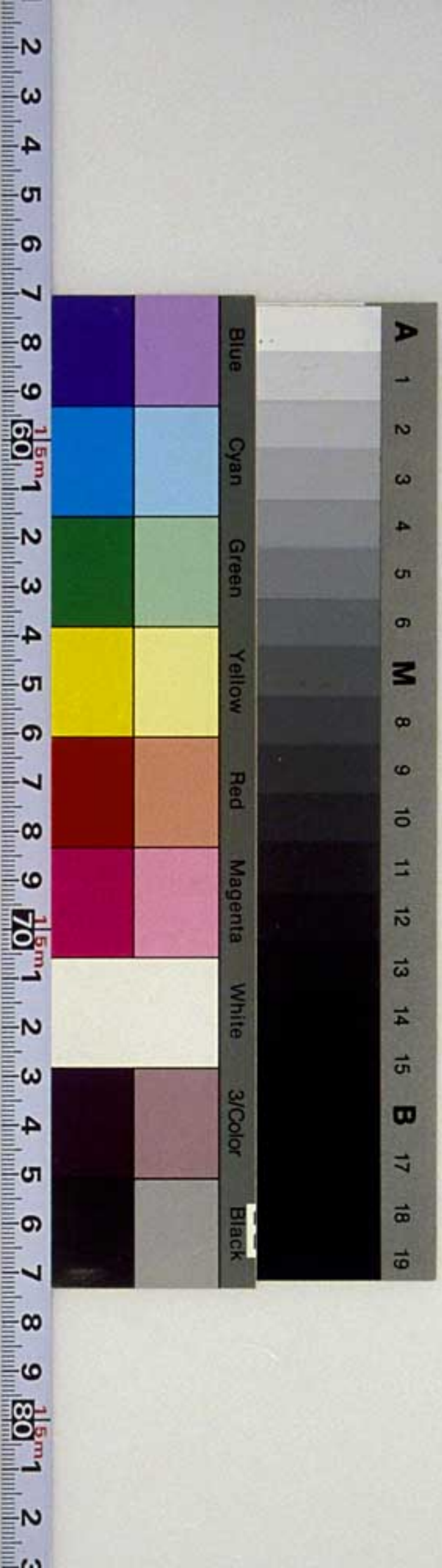
亦云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大意集卷之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新編藏經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沙門慧立奉

釋彥棕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橋寺

自此順行疏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

中下度境

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軌高數丈

基壇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死後有天女下

降人中遊疏伽河洛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

壇果菜閭閻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林綿茂連綿三百餘里其間多有野馬數百為群故俚
爛犖瞻波二國馬軍家多每於此林令馬師調補死
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
時有一牧牛人牧數百頭牛馳至林中有牛離群獨
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殊恍
鳴吼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
人恠其所以竊惟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
孔人亦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果
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色香潤
沁人間而元其人見諸菓樹赤黃如金香而且大乃隨
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
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窺其菓番牧牛人以此問天
鑒并訖菓狀鑒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
復隨牛入遂隨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菓肉

於口中鬼復撮其喉人即咽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
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
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訖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年力
欲共出之竟无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
王知其為仙菓所變謂侍臣曰彼既曰藥身變即身是
藥觀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錐鑽取少許
將來具奉王命与工近往盡力鑿鑿凡錐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現在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盟祇羅國

中卡度境

尋礼聖

迹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方度疏伽河行六

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南卡度境

尋礼聖迹伽藍十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十餘里有跋始婆伽藍

臺閣崇峻僧徒七百八其側有牽猪波無憂美所遠

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屢敷放光明又有四佛繞行

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并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

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唐

日金耳國

至羯羅摩犍羅伐刺那

國

東中
度境

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

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兼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給多末知僧伽藍

唐言
赤塗

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

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鰥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宰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世尊此七日說法

象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

東中
度境

濱近大海氣序

和暢伽藍卅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坐部義天祠

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宰堵波无憂王所建昔

佛為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屢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

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

滿院五色光瑞往來屬天凡預見聞无不深發道意

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祿老恒羅國次東集海隅

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埴羅鉢底國次東有賓那補

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阿摩那明國凡

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坦

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亦度境居近海隅伽

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城側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无

憂王所逮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

伽羅國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術論者涉海路

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

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

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

用為安穩并得觀焉茶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南向

焉茶國東亦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學大乘法之有

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窳惰者十餘所皆无復正教遠

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轉折利恒羅城唐言郎

海商人及遠方客輒往來停心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

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牽堵波上寶

珠光明回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國東中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

羯陵伽國力贈加國南中加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坐部

法注音人極殷稠為樓觸一五通仙之人多瞋忿以惡咒殘

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死實有此西

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中王刹帝利也崇敬

佛法愛尚學藝加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多殿

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牽堵波无憂王一所逮昔

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并心此伽

藍時此國王号婆多婆訶唐言弥敬龍猛并供衛甚厚

時提婆并自執師子因表求論難造門請通門人請為

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

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

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与論玄議道

厲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玄往復彼此俱歡猶與水相

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輝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

龍猛足日其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辭曰

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來林中東行九

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中城側有大伽藍雕欄宏壯寬容

盤肅前有石窣堵婆塔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阿羅漢

所造羅漢伽藍西南廿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婆是

陳那唐言并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跋那

羯磔迦國南中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僧伽藍城

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立

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生步

佛并千年之內每有千_二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_二已_レ證

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

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今悉空_二荒_レ

寂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吹迦_{唐言}論師

住阿素洛宮待慈氏并成佛_レ授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

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

日就傳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

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礼聖迹自此西南行千

餘里至殊利邪國_{南片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无憂王所

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

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井与此寺盟恒_{唐言}羅_{上也}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言乃竊運神通

往都史多宮同慈氏并并為釋目告言彼提婆者植

切曩久當於_レ釋劫成等心覺汝勿輕也既還復解

前難提婆曰此慈氏并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以羅漢

轉服蓮席禮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五百里至

連羅毗荼國南印度境國大都城号連志補羅連志城即

連摩波羅唐言護法并本生之處并此國大臣之子少而英

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久脩離欲无心愛

染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

難而至誠所感有大神王携負而出遂離此城數百里

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并自陳由委問者

驚嘆无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介後專精正法遂能究

通諸部困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

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

自有傳連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

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乱有大德名

并述祇和鷲濕我羅此云自在何跋邪鄧慝憙一羅此云无畏

護法并傳

如是等主百餘僧來授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
訖同彼僧曰兼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瑜伽論
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
荒无可依仗同瞻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諸聖迹
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无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
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
國界三十餘里同有秣羅矩吒國南片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
寶其城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於此說法
現六神變度无量衆處國南濱海有秣賴耶山崖谷
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旃檀伽婆樹、類白楊其質涼
冷地多附之至冬方蠶用以別檀也有羯布羅香樹
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时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
雪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同東北海畔
有城自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憍伽羅國唐言執師子同周七

十餘里 果此 妙隣 中師 歲月 其母 既殊 子後 携母 止村 男女 起者 者當

都城周四十餘里，大戶較稠，穀稼滋實，黑水急，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子來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我為何類，父歎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必，但无由免脫，遂父登履，山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攜，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同舅氏宗嗣，已絕，奇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墳墓出山，孝孔人里，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率回兵簡募，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馬傾墜，无敢，是多日，竟无其切，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賜億金子，自母曰：飢寒難處，欲赴王墓，如何？母曰：

不可被雖是數仍為奈父石其殺者豈復咎人乎曰若不
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同一日王知我等
還死且不相留何者師子為累緣娘及我豈有為一
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
伏歡喜都无害心子遂以利刀用喉破腹雖加此苦而
慈愛情深含忍不動目即命絕王聞歡喜恠而同之何
日尔也竟不實言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罽羊非畜
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殺逆
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与金寶逐之並外即莊
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随流逝男船
泛海至此寶渚見豐奇翫即便心住後商人將家属採
寶復至其同乃殺商人畚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
无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曰為
國稱女勝泛至波斯國而為鬼魅所得生有群女今西

大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_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目之為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元佛法。如來并後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醯目陀羅。歎捨欲愛。獲回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坐部教。緇徒耒稊。戒節貞明。相勸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端光曜。映空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觀。其側又有精舍。上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造。始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所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脩菩薩道。為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怙國城。何於今日反懼固也。以此思之。忍往言无實像。乃僊身授珠。

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

佛自与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觀靈聖

更發深心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鑄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駿勒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首於此山說駿

迦經舊曰楞加經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訶羅剛人短小長

餘三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

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与師子國僧

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礼聖迹行二千餘里至達那補羅

國南中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乘兼習天祠外

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

瞻之士其精舍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記寶冠

高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磨日出置高其至誠觀

礼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并

像高十餘尺亦數有說瑞是國二百億那漫剛造也

城北有牙羅樹林周世餘里葉長色潤諸國妙爲取以

爲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果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

訶刺陀國

南印度境

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種也好武尚戎

故其國出人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与敵戰雖至

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易慙彼人恥媿多至

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馬數百臨將對陳又多飲

酒量其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潰特茲場

傲莫顧隣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強威親征罰

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

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内外有五寧堵波皆數百

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无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

餘里渡耐鉢陀河至跋祿羯咭婆國

南印度境

從此西北二

千餘里至摩臘婆國

南印度國也

風俗調柔崇愛藝業

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

尚賢善言談有威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
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
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恕惠和愛育黎元
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千崩逝口絕靡言顏无愠色不
傷臣妾之意无損蚊蟻之私每為馬飲水漉而後飲恐
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狝
狼息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極輪煥造
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无時
暫輟利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廿餘里婆羅門邑
傍有陷坑是大楊婆羅門旁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
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勒國南出
胡栴樹葉似蜀栴葉似董陸香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
西北行三日至鞞吒國南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國
南下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

來在白婁遊此國无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制帝

利種也即羯若鞠國尸羅阿逸多王之女賀婁婁

跋吒唐言性躁急容上疎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

設大會七日迎諸國僧施以上味珍牀座衣服多至藥

餌之資无不悉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

國西下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菴刺侏國西下度境自此東北行千

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

國南下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婆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

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柁陀國南下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下度境從此又西還菴刺侏國自

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下度境如來在白頗遊其地无

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

行三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下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

路自此西北至波斯國非中度境間說之其地多殊

寶大錦細褐香馬豪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二僧徒數百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鶴林城西北接拂標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

无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慍王歲遣丈夫配出其俗產男

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解多勢羅

國西中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中有舍利

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宮處也從此東北行

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西中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

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比丘著迦縛履唐言有窣堵

波无憂王所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

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

昔日心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用諸苾芻著細

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西中土出金銀

鍬石牛羊橐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如

來在白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王皆建寧堵波以為

表記又有烏波匏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度境盧國西卡俗事天

神祠宇華峻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

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沿接砌築階凡預瞻觀无不愛

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卡度境城側有大

伽藍百餘僧皆學大乘是昔真那弗担羅唐言聚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也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

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日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

論等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陀施无厭寺參礼正法藏訖

同寺西三踰膳那有伍羅釋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

若跋陀羅本磚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

宗三藏及聲明白明等法師就隨滿月諮決兩歲後

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軍本獲刺他國人
刺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慶論師所學目明
又從安慧并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
伽論爰至外藉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
无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為特尊
庫揭陀王滿曹王欽賢重士同風而悅發使邀請立
為國師封持大冠論師不受滿曹崩後戒日王又請為
師封為泰國八十大冠論師又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上
皆固辭謂王曰勝軍所受久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榮顯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捐而出王
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
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任并十二因緣論法藏經
論及阿瑜伽對明等爰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

房院蕙穢並縣水寺无復價侶法師從幼日王院
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
內心觀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引攝彼白我異殊師利
并也以汝緣棄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日汝者是法師昇
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日汝可
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中度荒乱惡人相害汝
可知之言然不見法師竟已恠歎回勝軍執之勝軍日三
累无安或當如是既用斯告任仁者自量焉是知大士
所行皆為并護念將往昇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
未返亦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
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中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
王玄策倫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亦
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礼法師即去勝軍同
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亮舍利

如宛豆大其狀潤赤亮量待衆獻奉香花讚礼訖還
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昧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
去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
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
不見空中燈內外大明恠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
上蔽飛猱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無
異香溢氤氲溢院於是逆相告歎言舍利有大神變諸
衆乃知重集礼拜稱歎希有佳食頂光及漸收至餘
欲盡遠霞鉢數帛然始物入天地還周晨象復出衆
覩此已咸除疑因礼菩提樹及聖迹經八日後還那爛
陀寺時戒賢法師遣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論决擇
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爲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
法師妙用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
意不相違謬或若廣難會通曾爲衆及此乃失

在傳人豈用此法乎然其角獲數往徵詰復不
能翻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又以中百論
旨唯破通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
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四成
實性等亦皆須遣所以每欣於言法師為和會二
宗言不相遠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
大眾无不稱善並共宣許師子光慙被逐出往菩提寺
別命東印度一同字名稱陀羅僧訶來相論難真解
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鑰
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
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宗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
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爾於那爛陀側作鑰石精
舍切甚此傳何不焚燒彼輩外道等造而獨於彼也王

目斯言何甚。今日那爛陀寺空苑外道與迦波釐不
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耆多
朋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歎重
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
王曰。弟子聞流行騷亂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
也。則魂魄已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
若一見時。恐還同彼。曰。王若數者。何不集而對決。
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備書。與
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馬茶見
小乘師特那。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
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
慧有餘。學无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
人。善自他宗。魚內外者。赴焉。茶國行從。所法藏得書。
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四人。應

王之命其海慧等感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
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奉訖具悉其宗
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无此理雖學淺智微
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
僧无開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有書來云前請大德
未須即發待後進心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
世錄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辭者我則斬首相謝
經數日无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其義駁破以足
踐躪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
提婆奴婆羅門子素聞法師名慙恥更不与語法師令
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為證与之共論按其宗
本應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舖多外道離繫外道離
繫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取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勝論
外道舊曰二家立義有別舖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為脩

道遍身。艾白。得。寢。寢。之。猫。狸。離。繫。之。後。則。露。質。標。奇。拔。
駭。為。德。皮。裂。足。腹。狀。臨。河。之。朽。樹。樓。身。之。類。以。髖。骨。為。
鑿。莊。頭。掛。頸。陷。枯。碑。磊。若。塚。側。之。藥。又。敬。伽。之。流。披。服。
糞。衣。飲。散。便。穢。腥。臊。臭。惡。辟。溷。中。之。狂。邪。介。等。以。此。為。道。
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廿。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太。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廿。四。並。供。奉。於。
我。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勝。論。師。立。六。句。義。謂。
實。慮。棄。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兩。受。具。未。解。脫。已。未。
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為。并。今。破。數。論。所。立。如。
汝。廿。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廿。四。展。轉。同。為。一。體。而。
自。性。一。種。以。三。法。為。辨。謂。薩。埵。刺。闍。各。摩。此。三。展。轉。合。成。
大。等。廿。三。諦。廿。三。諦。一。皆。以。三。法。為。辨。若。使。大。等。一。皆。攬。
三。成。如。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
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一。則。一。切。則。應。一。皆。有。一。切。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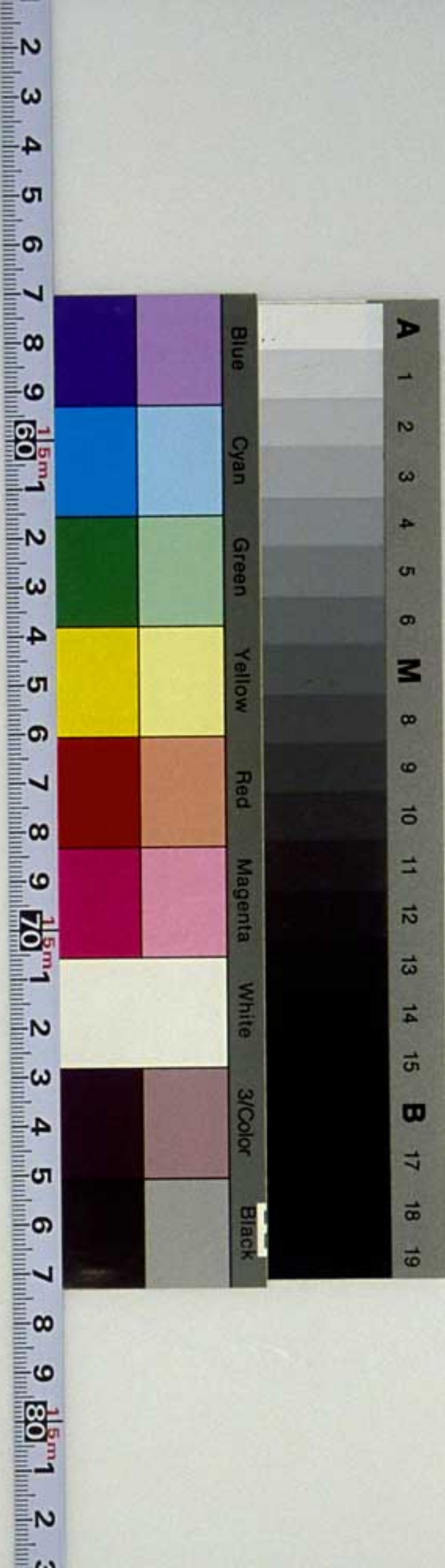
既不許然何曰執三為一切粹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介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粹豈有智人而忘此義
又自性既常應如我粹何故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
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粹非我
不應受用廿四諦是則我非能受廿四諦非是所受既能
兩俱有則諦義亦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
執諦曰我今負負任任依此約法師曰我專釋子終不
害人今使汝為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
房甫者无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為茶乃訪得小乘所
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有省數處疑謂所伏
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講講法師曰此是他
宗我未曾見汝但說苦彼曰若此請至夜中恐外人

聞後奴學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
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
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无不
驚賞曰以此窮數何敵不巳其論如別目謂婆羅門
曰仁者論屈為奴於恥已足今教仁者去隨意所之要
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拘摩羅王

談論陳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集卷第五

新入藏經



太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沙門慧立本 釋彦深筆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橋寺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

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子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

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

還不知遠近又去任仁宜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

願仁者占者尼乾乃齋一白石畫地而塗報法師曰師

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時得達於
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
十年若滿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
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曰王拘
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无告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
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拘摩羅王已發使來
請二三日當到既見拘摩羅王即便見戒曰如是言訖
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
住日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難遷遺跡具在巡遊
禮讚足像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者箋
虞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俠垢深聖賢由
茲弗往氣寒土險亦焉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
尚流通豈有自得其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
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尚

賢加以識洞幽微智與神契轉天作則七耀充以隱
其父設器分時六律不能輟其管故能駢役飛走感
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自遺法東被咸重
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
切礙掌薰脩以至三身為極向蒙大聖降靈親
魔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靈長途未可知
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日經言諸天隨其
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若瞻部而佛生於此
不往於彼以是將為邊惡地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
仁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瞻部洲答曰
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
乃相呼往或賢法師所陳其意或賢謂法師曰仁
意何如報曰此國提佛生處非不愛樂但娑耒耒者為
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緣師為說踰滿師地論

決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
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
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任。或賢喜曰。此菩薩意也。
吾心望尔。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
房。經二日。東印度拘摩羅王遣使奉書与。或賢法
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或
賢得書告衆曰。拘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老
微。往或曰。王前与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或曰。僅酒如
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
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或賢既不遣。
彼王大怒。更發別使。齎書与。或賢法師曰。弟子几
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
心歡喜。似用道牙之牙。今師遂不許其來。豈欲令衆生

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我不昧。渴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
賞。迦王。借能懷法。毀普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
必當勅理。馬軍雲華。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碑如
塵。此言如日。師好試者。或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
善心素薄。境內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者。似教深
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怒力為去。出家以利物為本。
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折其根。枝條自殲。到彼令王
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革。勿憚小勞。法
師辭與使俱去。至彼見王。甚喜羣臣。迎拜讚歎。延
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
是經月餘。或日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
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何日在此。教使語鳩摩羅王。
急送。始那僧來。王曰。我願可得法師。未可。而來使

還或曰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
菽是廉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
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馬軍二萬乘船三
萬艘共法師同發汴疏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盟
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
於疏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
自與諸臣參或曰王於河南或曰見來甚喜知其教
愛拔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指那僧何在報曰在
其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
就此參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
師曰王雖言明日来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
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
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出鼓聲王曰此或
日王來即勅擎燭自與諸臣速迎其或由王行時海

將金鼓數百行一出二擊號為節出鼓獨或曰有此
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花瞻仰以无量
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報曰
玄奘遠尋佛法為周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
了以是不遂參王又問曰師從何那來弟子聞彼國
有秦王破陳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
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
能為百姓除禿剪暴震潤群生者則哥而詠之此猶
崇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昭那國今之天
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是時天地啟溫蒼
生之生原野積人之完川谷流人之血蚊星夜聚冰
氣朝淑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
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振櫟剪鯨鯢杖鉞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

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遺為物主也又謂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共鳩
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王與門師亦餘人出迎入坐徧陳
珍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
師報在此日取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弟子聞
日光既出則螢燭奮明天雷振音而鉦鑾施響師等
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誠可救者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
上坐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群英學談衆哲首與異見
常毀大乘及用客大德來即往吠舍勒禮觀聖迹
託以逃潛故知師等元能也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
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達奧曠小教
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日師論大好弟子
及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
於曲女城為師作一會令五印度沙門婆塞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驕謗之心顯師威德之高
推其我慢之意是日教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
集曲女城觀文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
送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皮中有十八國王
到諸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及外道
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
蘊父義富慧辯才思聰德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
或馬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遶城及若雲興霧
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唐之舉被成惟三吳之揮汗
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
及衆徒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
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馬
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或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
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

花鬘垂瓔珞珮玉又裝二大馬載寶花遂佛後
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馬次列王後又
以三百大馬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魚鱗抬道側
稱讚而行後且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
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
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父義瞻博者
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
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
置王遣內外並設食訖施佛金盤一金椀七金澡
灌一金錫杖一金錢三十上疊衣三千法師及諸僧
等施各有差施訖別設寶床請法師坐為論主稱
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
讀亦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
其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折首相謝如是至晚

无一人致言。或曰王歡壽。罪會還宮。諸王諸僧各歸
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
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
害。王知。宣令曰。耶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隱正教。誤惑
衆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
兼深。為救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故安之
徒。不知慙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
衆有一人傷。繼法師者。斬其手。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
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一人發
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无量人
返邪入正。并小歸大。或曰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
一萬銀錢三萬上。疊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
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馬。施幢請法師乘
令貴臣陪衛。巡衆告。賜表立義。無屈西國。法凡論得

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小事不可違乃將法
師袈裟遍賜曰支那國法師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
八日來无敢論者並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師贊立美
名大乘衆号曰摩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
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
德意弥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
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那羅國訖利
多種賊壞佛法僧徒解散存亡茲茲遠遊印度其
後覩貨邏國雪山下王念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
為高擡率三千勇士多賈弥寶偽言獻奉其王素
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
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吐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怖顛
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群臣曰我雪山下王
念介諸奴毀壞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莊一及非開汝

輦各宜自安唯庸惑其王首為惡者逐之他國餘无
所問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
投帛度苾芻用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馬鳴
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馬乃吸水灌樹以牙排
掘須臾樹倒馬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肩載而去至一
大林中病馬患瘡而卧馬引苾芻手觸其苦
處見瘡有竹刺為校刺引去膿血裂衣為裹馬
得漸安明日諸馬覓求菓味奉施苾芻苾芻食
已有一馬將金函授於病者病馬得已授與苾芻
苾芻受已諸馬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
去苾芻用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或日王聞迦濕
弥羅有佛牙親至果首請署禮拜諸衆怙惜不聽
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或日之威處掘覓得已
將呈或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強力遂奪歸供養

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悉付彌伽監
令僧守護。法師先以薛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
罷論竟，至十九日，薛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
天下主，卅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自不相續，以故積
集財寶於鉢羅邪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
請五印度沙門婆羅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
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可不暫署隨
喜法師報曰：『非為行福慧，饒裕智人，得果不忘其
本。』王尚不怯，珍財玄奘，豈可鮮少？停住，請隨王去。王
甚喜，至廿一日，發引，向鉢羅邪伽國，就大施場，疏伽河
在北，同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
二河合處，西有大埤，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
王皆就其地行施，目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
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焉。勅於埤

上建施塲，堅蘆為籬，面各千步，中作草臺數十間，
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
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懽奢那衣、斑斕衣、
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
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長裹可坐千餘
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居士、乾貧窮孤
獨，集施塲受施。亦有日，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
往施所，兼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此至會塲，道俗到
者五十餘万人。或曰：王營疏伽河北岸，南印度王
松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同羊那河
南苑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且其或曰：王与
拘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寫軍各勅儀衛集會
塲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塲草殿內安
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并藥散花。至日晚，歸。

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三日安
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一萬餘人百行俱坐
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疊衣一具飲食香花供養訖
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廿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
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
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
俱盡唯留馬馬兵器穀米亂守護宗廟自餘寶
貨及在衣、衣服、瓔珞耳環、解劍寶、勝、頸珠、結中
明珠、物施无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素麻弊衣
著礼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其比來積集財
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
藏矣願其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
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
施瓔珞珠脚服等是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

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五日弟子等欲共師圍
揚遺法何處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
殷勤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
為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
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露梗蔕不解委具為此
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立諸賢思渴誠
深之致所以是不敢須臾而忘延言障人法者當代
代无眼若留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未知法之利无眼
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法師德願常瞻奉
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
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誓
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
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
還日相過情不能遠舍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

幾許資糧法師報云爾須王曰何得尔哉是命施

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

受鳩摩羅王曷刺剌披昂廉毛下細者所作也撒在塗防雨於

是告别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焉

壹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平度王焉地多軍

輦乘漸進後日王更附焉地王大寫一頭金錢三千

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一日王更與鳩摩羅王默

叱王等各將輕騎赴百海來送別其殷勤如是仍

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

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

逆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邪伽國西南大林野中

行七日到憍賞弥國城南劬師羅長者施佛園處

禮聖迹訖復与焉地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

國重禮天梯聖迹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鄰那拏

國都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三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卅等皆來迎接甚歡法師至又開
瑜伽波擇及對法輪等兩月訖歸復西北行一月
餘日經數國至罽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
月焉地王遣人引送西行廿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
百餘僧皆北人齎經像等依法師而歸如此復廿餘
日山澗步行其處多賊法師恐劫掠常遣一僧
預前行若逢賊時趨就遠來求法令所齎持並
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
進時亦屢逢賊來無害如是廿餘日行至咀叉尸羅
國重礼月光王捨千頭鬘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
迦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馬行輜重不
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廣五六
里經像及同侶人並裝載而進法師乘馬涉渡時

造一人在船看守經及中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
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
懼隨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華種
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焉鐸迦漢茶
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策師河中共經師
不將取度花菓種來答曰將來王曰戲浪傾船事由
於此自當以來欲將此種渡者並然自共法師還城寄
一寺傳五十餘日為興經本更遣人往焉長去聲那國
抄寫迦葉薛那部三歲迦濕弥王聞法師漸近而忘遠
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
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
僧莊嚴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
數千人幢幡具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
遶讚詠而進至都傳書人乘寺時王命為七十五日

無遮大施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代新羅國禮聖
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
百餘里至佛栗代薩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
王又為七日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
瞿盧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大臣將百餘人送法
師度雪山負薑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
山疊障危峯參差莫狀或平或峻勢非一儼登
陟艱辛難為備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
經七日至一高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
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馳
引路其地多雪峯洞凌溪若不帶鄉導文恐淪
墜至明盡日方渡凌嶺時准七僧并雇人等有
杖餘馬一頭騾十頭馬四匹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
發一嶺望之如雪及盡皆白石也此嶺最高維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
淒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攢
峯岌然如林筴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
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
六翮矣尋瞻部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
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且而進徑五六日下
山至安恒羅薄婆國即觀貨羅之故地伽藍三兩僧
徒裁十習大衆部法有一來堵波無憂王達也法師
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罽瑟多國亦觀貨
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
娑河側即觀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目見葉
護可汗孫王觀貨羅自稱葉護至衛停一月葉護
遣衛送共高侶東行二日至曹健國其傍又有阿利
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麻國鉢利高國皆觀貨羅

故地也自晉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四庫恒羅國

亦觀貨羅故地風俗大同安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

本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丈夫母上岐表父下岐表

母隨先喪忘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弄

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劍那國亦觀貨羅故地也

為寒雪停月餘自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海博

健國又東南履元驛發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及浪罕

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連摩志名亦鎮帝國

護寧也國在兩山間臨連河出善馬欣小而健俗無禮

義性暴取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

獸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

有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然任空當

於佛頂人有礼旋蓋亦隨轉人傳蓋止莫測其

靈寺亡日緣從此國大山北至戶弄戶國又越連摩

志鐵帝國至南弥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
波羅羅川、東西十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
不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寒烈
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
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瞻部洲中地
勢高陞瞻之潸沉目不能極水挨之類千品萬
種喧聲支貼若百王之肆焉復有諸島散高丈餘
訶那如甕舊稱滌文佳聲或當此也西出一河
西至達摩志鐵帝國東界與縛葛河合而西流
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
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
又此池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徒

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

河源也又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

卒是昭那提婆曜怛羅唐言漢王故宮有故尊

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羅國人也神晤

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介遊戲無法雅

調著述凡製論數千部並咸宣行即經部本

師也是時東有迦鳩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

有童壽為四龍能照有情之童壽聲譽

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

里至大石磧有二石室各一羅漢在中入滅盡定端

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无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

法師在其國停廿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高

侶驚怖登山馬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南人漸

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里出崇山嶺至焉緞

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逢山雲甚峻上有華堵波聞之
舊說曰數百年前日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
枯傳真目而坐鬚髮蒼白垂覆肩面有椎者見
而白王躬觀禮仕庶傳聞遠近同集成申供養
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苾芻對曰此出家羅
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髮長耳王曰若何驚
悟令其起也對曰毀食之身出受縛縛直死以蘇乳灌
灑使潤需膝理出後擊捷捷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
善哉遂依僧悟灌乳擊捷羅漢舉目而視曰尔輩何
人耶卑劣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
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爰然重曰釋迦文
佛成无等覺未久日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
已低眉良久以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
焚身遺骸墮地王與大衆取骨起牽諸波那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唐書疏云乃其城也正音宜云室利

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訛

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徒多河踰大

嶺至斫句迦國

舊曰祖渠

國南有大山山多舍龍室印度

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栖止目入冥滅者眾矣今惜

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類數長諸僧時往為

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

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曜達直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

謂之屈丹舊曰下國訛也

沙磧大半宜穀豐菓

出氍毹細氍毹工績施綉又立多白玉璽玉氣序

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風儀詳悉異諸胡俗

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

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

自云毗沙明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

恒又始羅國後滅越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

都久而無子，自禱毗沙門天廟，神額上書出一男。
後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露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
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
後也。先祖本目地乳，資成故，千圓正音，稱地乳國。
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
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周諸舊說像本在迦
濕，於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弥，身嬰
痲疾，臨將捨壽，書羅米餅師，遇天眼觀見瞿薩
且那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弥食已，歡喜樂生。
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
雄，志思吞構，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迎濕弥王
亦爾，將練兵欲爭攘，拒羅漢日不勞舉刃，我
自遣之，即注瞿薩且那王，所為說頂生貪暴
之失，及示先身沙弥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

生愧忽與加渥珠王結好而羅仍遠光所供像
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
移轉シテ來不能動即於像上營テ採精廬招迎德侶
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
歡焉法師傳七日千圓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
迎謁後日菽引王先還都テ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
遣達官來迎離城卅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
樂香花接於路テ所至テ入城ト晏置於小乘薩婆
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
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
自迦濕祇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フ怙其欣
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フ何人獨栖
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テ尔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
義也答曰如來者佛ト隨之德号昔淨飯王太子

一切義成。無諸難生。沉沒苦海。無救無歸。乃弃七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用林進道六年果成。鑿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麻菟。耀摩尼於龍宰。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其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之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備禮。願漢報。且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群臣詳。憐勝地。命選近人。問羅漢造立之式。目而逮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

請羅漢為衆說法目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
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度河失經到此更使人
往出支疏勒訪本及于圓王留連未獲即還回脩
表使高昌小兒逐高侶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
求法今得還歸到于圓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
馬軻談瞻鄒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朝錯躬濟
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口人猶且遠求况諸佛利
物之吉塔王藏解羅之妙說教憚遠途而無尋慕
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
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无顧身命遂以
貞觀三年冒越惡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漫陟
雪嶺之巍鋪門嶮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
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玉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
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準特一氏威所至无

顛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懷從遂得觀者周
崛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周未周終窮宇宙之
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致殊俗之
欽息應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圓
為所憐大馬溺死經本衆多未得藥棄以是少傳
不復本馳早謁軒陛无任近御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高僧奉表先聞是後為于圓諸僧譯
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遍宣王與
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周經七八月使還蒙
恩勅降使迎勞日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
喜无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圓等道使諸國送師人
力葦乘應不少延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

於涅槃後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園王資錢

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毘摩城有雕檀

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疾

疾隨其苦處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塢賞祿國隨衍那王所

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易於落迦城後

復自移到此目錄如又相傳有記云秋迦法滅像入龍

宮從毘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濕壤城又

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魃

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

磽確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

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獸那故國即沮沫地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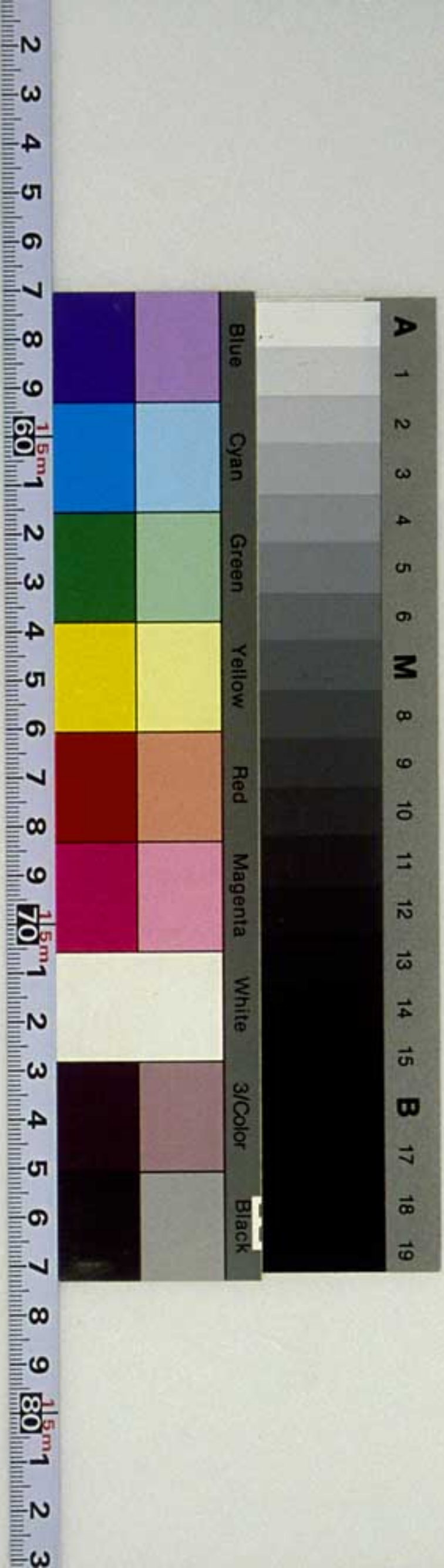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

達於自境得葦草已放于園使人及駝馬還有

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朔又附表時帝
在洛陽宮表至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
梁國公玄奘使有司迎待法師乘上欲問罪遼
濱恐替緩不及乃僞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
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日宿於漕上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松本
藏書



大藏經卷之三藏法華傳卷第八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法苑珠林卷第六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廿二年夏六月謝御製

經序并答

橘寺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

國公房玄齡等兼法師廣延像至乃造右武儀

大將軍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春長安縣

令李軌祐等奉迎白濁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後若雲是日有旨頒諸寺具張輿花堵等檄送
經像于弘福人百欣踊各覓庄嚴翌日大會於
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伴部伍陳列即以安曇法
師於西域所得如來完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檄摩揭陀國前正覺山
龍窟留敷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檄
婆羅迦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檄憍賞弥國出憂王思慕
如來刻檀馬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
尺九寸檄却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檄摩揭國鷲峯山說
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檄
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敷像刻檀佛像一軀通
光座高尺有三寸檄天舍迦國巡城行化像又安

量法師於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廿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二部上坐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
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
塞部經律論廿二部迦葉辟邪部經律論一十七
部法密部經律論卅二部訖一切有部經律論六
十部目論卅六部聲論一十二部凡五百廿六
五十七部以廿馬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
有寶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廿八日且並集朱雀街
擬送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覓店
嚴窮諸齋好幢幡蓋寶案寶輦寺別將出
僧尼等勸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外後至是並
陳於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行珠珮流音金
花散彩頒送之傳莫不歌詠希有忌廢遺累自
朱雀街滿於弘福寺步餘里間都以士子內外官

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不可忍相騰踐各合當處
燒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烟雲讚響慶連合昔
如來剎降迦毗羅初昇都史龍神供奉天衆
圍繞難不及彼時且遺法之威也其日衆人同見
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
離之周圍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敬釋彥棕等
遂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嘉氣識者嘉焉
昔如來剎降迦維羅氏將果觀史龍神供奉天衆
難迎難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著茲之威也
壬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
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者何不報法師
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
蒙高許無任深遠之至今蒙恩許專輶之罪進

深慙懼

惠利蒼生

遠方俗異

者造天地

握氣符靖

南聖威振

自東來者

首方足親

帝曰此自

波事自雪

八王故迹

載法師既

隨問訓對

釋道安為

風節貞後非唯不愧吾人亦出之更遠時趙國公
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嘗讀廿國春秋見叙安事
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被時佛法未近任論未多
雖有鑽研蓋其襟業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
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 帝曰公意言是也又謂法
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
冥微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公轉之壽曰勸罷
道助康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
奘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奔水
而就陸不唯無功且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
報國恩即玄奘之幸如是固錄乃以時帝將問罪遼
瀕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問法師至今引入期
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與趙國公長孫無忌奏
稱法師傳在鴻臚司暮恐不及 帝曰忘言猶未盡

意欲與師東行省方觀俗釋麾之外別更譏叙師意
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痼疾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
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尉亂國誅賊臣必
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
類虛負途路費損輶車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者
隨佛有此言不敢不奉奏伏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
甚帝信納而出法師又奏去玄奘後西域所得梵本
書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
林寺遠離塵垢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
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伏
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複太后於西
京造弘福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
又奏曰百煉無如金玄奘從西方來要相觀者遂成圓

周非直達^{ハコシ}觸^{ハツ}急^{ハヤシ}紙^シ至^ニ為^ス姦^ヤ藥^{ヤク}法^{ハフ}事^シ望^シ得^ル守^ル門^ノ以^テ防^グ諸^ノ過^ヲ
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當為處分師可
三五日俾^シ總^ト還^ル京^ノ就^テ弘^ノ福^ノ安^ノ量^ノ諸^ノ有^ル所^ノ須^ノ一^ニ共^ニ玄^ノ齡^ノ
平章自是辭^ス還^ル矣三月己巳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
弘福寺將事翻譯乃^ハ獮^ノ疏^ノ所^ノ須^ノ證^ノ義^ノ綴^ニ父^ノ集^ノ受^テ書^ス
等^ノ數^ヲ以^テ申^ス苗^ノ守^ル司空梁國公玄齡^ノ遣^シ所^ノ司^ノ具^シ狀^ヲ
發^シ使^シ定^メ將^シ啓^ス令^シ之^ヲ百^ノ紙^ノ所^ノ須^ノ結^ス給^ス務^シ使^シ固^シ備^ス夏^ノ月
氏^ノ氏^ノ證^ノ義^ノ大^ノ德^ノ諸^ノ解^ノ大^ノ小^ノ乘^ノ經^ノ論^ノ為^シ時^ノ贊^ノ所^ノ推^ス者^ノ一
至^リ一^ノ人^ノ至^リ即^チ京^ノ弘^ノ福^ノ寺^ノ沙^ノ門^ノ靈^ノ潤^ノ沙^ノ門^ノ文^ノ倫^ノ羅^ノ漢^ノ寺^ノ
沙^ノ門^ノ慧^ノ貴^ノ實^ノ際^ノ寺^ノ沙^ノ門^ノ明^ノ陟^ノ寶^ノ昌^ノ寺^ノ沙^ノ門^ノ法^ノ祥^ノ靜^ノ
法^ノ寺^ノ沙^ノ門^ノ普^ノ賢^ノ法^ノ海^ノ寺^ノ沙^ノ門^ノ神^ノ昉^ノ廊^ノ州^ノ法^ノ誨^ノ寺^ノ沙^ノ
門^ノ道^ノ深^ノ汴^ノ州^ノ演^ノ覺^ノ寺^ノ沙^ノ門^ノ玄^ノ忠^ノ蒲^ノ州^ノ普^ノ救^ノ寺^ノ沙^ノ門^ノ神^ノ
泰^ノ縣^ノ州^ノ振^ノ響^ノ寺^ノ沙^ノ門^ノ敬^ノ明^ノ等^ノ又^チ有^ル綴^ニ父^ノ大^ノ德^ノ九^ノ人^ノ至^リ
即^チ京^ノ普^ノ光^ノ寺^ノ沙^ノ門^ノ梅^ノ玄^ノ弘^ノ慈^ノ寺^ノ沙^ノ門^ノ明^ノ靖^ノ會^ノ昌^ノ寺^ノ沙^ノ

門辨接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壹。簡州福聚寺沙
門靜邁。補州普救寺沙門行菽。棲巖寺沙門道卓。
郿州昭仁寺沙門慧玄。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
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惣持沙門玄應。又有證
梵語文大德一人。至大興善寺沙門玄墓。自餘筆受
書手。兩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
梵文。創譯芥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經。經顯揚聖
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
芥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廿年春。正月甲子。又
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
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見了者。表白沙門
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若之津梁。一乘之宗。誠
涅槃之梯蹬。但以物機未契。致蘊慈山之西經。骨達
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年摩騰入洛。方被三火。

僧會遊吳始震荆楚後是已來遂得人滿解脫之
日家樹井之葉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後嚴頭
求經澄什繼譯雅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准玄并
輕生獨達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
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
惰寸陰雖掘管淹時未遂終託已絕筆者見得五
部五十八卷名曰大并藏經并卷佛地經二卷六經
羅尼經一卷頭揚聖教論并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
論一十六卷勒成八秩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
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鑒輿用青
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為聖代新文敢錄前義且望
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冲言奧旨与
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
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施又前洛陽奉見日勅令法

師從西域記至是而成し素又表進日沙門玄奘言

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星之壤流沙滄海夏載さ

著伊克之城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楷矣奉刑けい

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

乘時提衡範物剗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群生螭足麋

灰堦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十德闡文教於十倫

澤漏泉源化霑篤華芝房藪秀浪井用苑璵圃

駟斑巢阿響律浮紫膏極身關霏白雲於玉檢遂

莞弱木而池濛汜圃炎大而照積氷梯赤坂策翔泛

滄津而委書史曠前良事施故府豈如漢用張掖

近接金城秦成桂林繞通殊浦而已玄奘車馬天地

貞觀華夷靜謐謚真心梵境取符好事命均朝露

力辟秋螽徒以憑假皇靈飄身進敷展轉膜拜之珎

流離重驛之外條文巨崔太監前周蜀賓孤寫還

替曩實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浚提河
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駘像猶存玉城之基
波陀尚在尋求歷覽特序推遷言迄帝京淹逾一
紀所聞所履百有卅八國竊以章亥之所踐藉空陳廣
袤夸父之所凌厲元述五風班超復而未遠張騫望
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彊頗窮
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欺華謹具編裁繹為大
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
言掩博物於晉且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
遺漏寔多每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景申神筆
自益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
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燭法門弘闡大猷蕩
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
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

猶迷况佛教幽寂豈能作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
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并尚丁酉法師重表
日沙門玄奘言伏奉聖勅猥垂將喻祇奉綸言精守
振越玄粹業行空疎謬參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
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雅勵
愚誠慕異懷茲寔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
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敷思雲數泰華景
爛理已繫象調逸感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
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
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化威嚴敢希題目宸
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面玄奘周日月
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三流潤於巖涯雲和
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鑒倚珎豈輟彩於愚瞽
敢錄斯理重以于祈伏乞雷雨曲垂天父俯照龍章

儀而同久。思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敬言假神。集
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暢。豈心區以梵衆獨
荷。息榮。春蠶。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自此方許廿年。
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
一百卷。六月庚辰。勅遣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
至。令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
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
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羣生惶灼。
伏聞鑒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踊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與天无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荷
荷不覺。為勞。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淹深。每
思通勸。歸俗。致乏左右共謀朝政。往於雒陽宮奉
見之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萬機事殷兩國木
能遍鑒一心難為獨察是以周憑十乱舜託五臣翼高
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賢况朕寘罔而不
寄衆哲者也意欲法師脫頊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
之素衣外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
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奇諸賢
輔共而成之仲尼云君失臣得故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試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
臣皆得梁紂豈無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作推
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况撫運以
朱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嫚不
靡不侈競之業之雅休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
所致也餘何顧哉請韓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
宏之略駟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崇廟雍興

不棄聰明父思之德體元令極之安皆天之所授
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并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
俗及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
識懷生俱沐恩波咸蒙安樂此又聖心聖化無假於人
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
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厥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
莫不儀而瞻風警頓屈膝獻珍貢寶克安夷郅
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拾遺為愚其來
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髮之野
鄠鄠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志殷周已來
不能攘強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
猶存自後以來復未聞良桀及陛下御圖一征
斯殲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盡然之域並入提封
單丁之騎之人俱坑良妾若言由臣則虞復延朱

賢輔多矣何日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
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怒天下之師三自征
罰政域無傷半探野掠不獲一人虜喪六軍狼狽而
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駢之強陣破遼蓋之
堅城振振凱旋俘馘廿萬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
以之巨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
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氲慶雲絳郁五靈見質
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勳雜沓無量億年
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
寄切十乱竊為陛下不取後復須人今之伊呂多矣
玄弊庸陋何足以類之至於守或緇門闡揚道法此
其類也伏乞天慈終而不棄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
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
此既歆敷揚妙道迄不違高志可努力為今日已獲

助師弘道釋廣際箋述白法師才兼內外臨機
谷其辯洽如是難哉首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
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心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
豈如法師雅論繞申皇情充塞清風翰潔美志
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
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
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燭何切帝嘆曰
不如此夫弥裘非一狐之腋太廈必衆材共成何有
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
法師此翻何經論谷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
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谷曰論是弥勒
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地谷謂五識相應
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
有擇多地非三擇四多地有心地无心地用所成地

愚所成地祇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
地无餘依地及舉綱提目陳列大義 帝深愛焉遣
使向京取瑜伽論之至 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
遠非從來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
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
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河漢之池方
濱湯取而世云三教渙致此妄談也母勒司尚祕
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與雍洛兗荆揚
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
時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
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
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呈日降靈遊東化
道中弘權護五藏建立三寶故得法師南來

而秀實同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優危途
而訪道見殊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
始訖精父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
所感臣等愚瞽願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
天慈廣遠使布九州蠢之黔黎俱食妙法良等億
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公
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帝先詳作新經序
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啟方為深翰小
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
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
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霞煥錦
舒極哀揚之致其詞曰蓋周二儀有象顯霞載以含
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
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孕

陰陽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難愚不惑於潛莫觀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宗虛乘幽控窅弘潛乃品鄴十方舉威靈而無上祚神力而元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豪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淑去遠之莫知其際法流隱窅施之莫測其源故知春露之潤愚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聖騰漢庭而較夢照東域而流慈音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人作德而知遠及乎晦歟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懸像用番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作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導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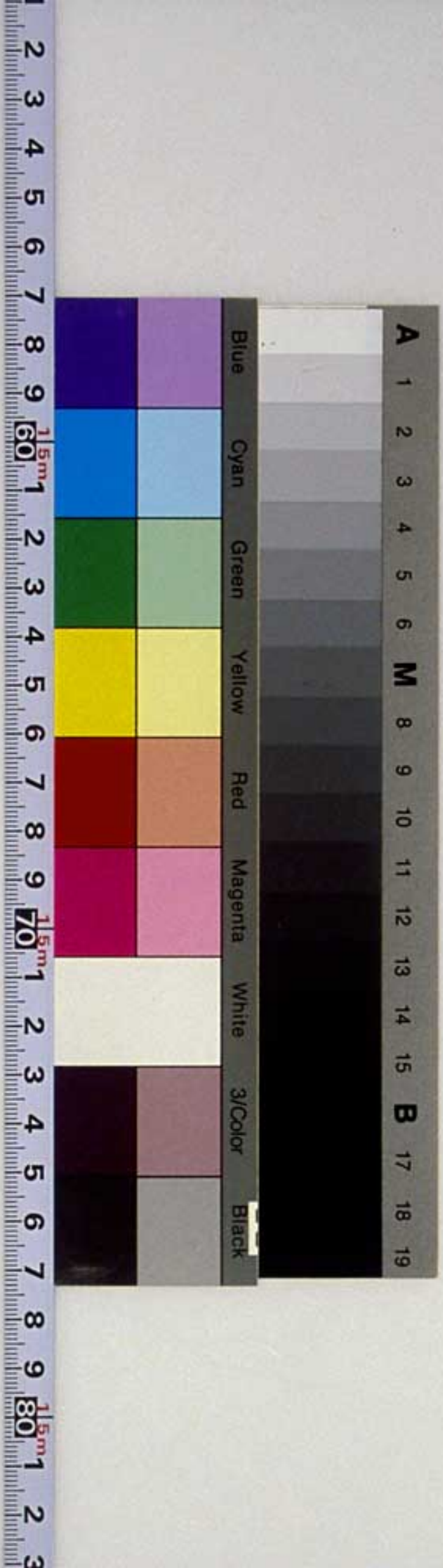
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改時而隆替有玄學法師
者法內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觀神
清光范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
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可超六塵
而迴出復千古而无對澈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
玄門慨深父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
續真爾茲後學子是以剋心淨志往遊西域乘危遠邁
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雲外迷
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數百重寒暑躡霜露而
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
歷道邪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舍風康苑驚岑
瞻奇作異美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蹟妙門
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收博極口海爰目新歷之國將三藏要文凡二百五十

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計慈雲於西極降法雨
於東密聖教敷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能去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
日業墜善緣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辟支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證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
其素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
微物不能累所憑者卑則濁類不能覆是以卉木
无紅惜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
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与乳坤衆
大法師奉謝聖製表曰沙門玄奘言竊同六爻探
頭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
微義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
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運使

給園精舍並入授封賞業靈父咸歸冊府玄英性醇
振錫所謁岷山經途万里タタハ天威如咫尺タタハ匪棄干某
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
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
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識市龍樹認忝傳燈之榮才
異馬鳴深愧鴻祖之敏所譯經論舛尤多逐荷天
恩留神撰序文起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內忽以微
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欣荷之極謹
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省表後平報書曰朕才謝
津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為
鄙拙唯恐穢翰累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
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弥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
致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沙門慧立奉釋教懷

起廿二年夏六月 皇太子制述聖記終永徽五

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橘寺

廿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觀聖父又

制述聖記其詞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父

宗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

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聖旨有之

京都大学

930 248

圖書

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久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
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經紀弘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
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支二音於驚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荆雲而失飛
症野春林興天華而含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
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燬祚而朝万国恩加朽
骨石室歸貝葉之父澤及昆蟲金甌流梵詠之偈遂
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
嶺竊以法性澈奔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
文澤於是百川異流周會於海萬壑分義總於中實

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
者夙懷聰令立志蒙蘭神清鑑亂之年體校浮華之
世激情定室匿迹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
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
質尋卽度之真父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
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

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

燈之長燄時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

所謂法性常住曆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昭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紀風雲

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同七耀接光聳高天而散景汎河灑

潤日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義廣物既然隨法恢大

理在無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睿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殊迴玉轉霞爛錦繡將日
月而聰華興咸英而含韻玄英輕生多韋沐浴殊私
不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令答法師書曰治素無才
學性不聰敏內外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極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
等遠臻深以為愧釋彥琨述曰自二聖降文出後
王公百辟法俗黎庶千舞足蹈歡誅成音內外揄揚
曾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
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其斯之謂乎
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弘福寺王圓定及
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
碑石焉漢辰皇太子以文德聖聖后早并萬勝惠報

昊天退靈福業使中太夫人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命

曰爾人不造各誼爾鍾年在末識慈顏并背終身之

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就忘在辰歲時

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夜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

遠瞻奉無逮後思昊天之報因寄焉鳥之情竊以

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殯慕是用歸依宜令兩

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兩奉為文德聖皇后

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

盡欣勝作規切利之果削此因緣之懷於是有司詳

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

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關放給園窮瑤瑤切盡

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櫟樟枿枿死其材珠玉丹青諸聖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平

公百九十之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文武聖宴臨之

讀法師藏進并藏經義之日

勅春官作其經後

序其詞曰蓋聞義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德

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縈隱殊昧實際之源故

緣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董風

于八埏德洽生靈激澆波于萬代伏惟皇帝陛下轉輪

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激流而神支驚嶺惣調御徽

弭匪父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像之能徽由

是教覃演表威傳八解之奇訓決寰中皆踐四禪之軌

遂使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入提封而作鎮

及連德水迹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

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

大權御極道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无盡

體物具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自

開闢地頭流沙震且朱融靈文尚德漢王情贊既夢

關關地頭流沙震且朱融靈文尚德漢王情贊既夢

於玄霄晉后翹誠降僊夢於白馬有同蠶酌蠶連四
海之涯取辟管窺窺窺窮七曜之隙泊乎 皇靈超暢
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教明德被金對之際恒沙國主
普襲衣冠用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偈必
華清臺祝孔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牙
莖乘此惠雲遍 霑翻步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之靈
感者乎大并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備此道
以證无生并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用鍵所資回无
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拂航者焉貞
觀中年申毒歸化越熱坂而頌翔跨賒度以輸縣父軌
既同道路无壅沙門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駢
奈苑至于天竺力士出家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
翻譯於是畢切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
旨表贊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 帝近情信

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於口與法師志趣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搜易秋七月景申夏罷又
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線
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
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随往遂
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獲州道恭法師常明慧宣法
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帝之既至升入坐
右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兼共寶
既來謁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納令示仍
遣各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寫德聖種理幽重
不持金作縷還用絲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荀益
獨有離之素恒向宿睡公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
堪稱福田意並欲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即此納也
傳其麗施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感德當之矣時

并賜法師剃刀石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勅
賜的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存臻龍靈隆赫恭對
惶悚如履春冰玄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願息心之侶
三業无紀四懸靡吝認迴天騰溫叨雲澤恩辱之服秋
含流霞智慧之刀銘逾切玉謹當永以降煩惱之魔佩
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記懽雲疎於昌榮慚慙
屏勞超美將滿鞠心跼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
謹奉表謝同慶豐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勞兵事慕
曆之後又心存地廣及遼東征罰棉沐風霜旋旆
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逆
留心八正精進五乘遂將加平復 帝目問曰欲樹切
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牙
袖殖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遶原

此斯沸朕屬當其亂躬履無鋒並化風霜宿於馬上
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訖平復豈非福善所
感而致此休徵邪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
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二十六所計度僧尼二
萬八千六百餘人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紹
侶將絕象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同金對股若經一切諸佛之所後生周而不謗切逾
身命之施非恒沙所寶所及加以理敬言効故賢達君
子多虔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
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竅有
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對股若舊經直云金對股
若為欲明并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
此經所詮无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股若故知
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周闕一二項闕九論兩三闕

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不翻。婆伽婆者。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
貴理。不必煩飾。文而乖義也。故令新翻。能斷金剛般若。
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
從還。先是。勅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兩所。弘
法院。既到。后之畫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
无性并所釋。講大乘論十卷。在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
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代申。皇太子又宣。
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切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
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
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缸梁藻井。
丹青雲氣。瓊礎銅甍。金環花鋪。並加殊麗。令法師移。
就翻譯。仍繼維寺。任法師。既奉。令旨。令死上座進。
啓。讓曰。沙門玄奘。啓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寺主。

座恭周書令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增深戰悚玄鑒
學藝无紀行業空疎敢摺弘宣方期光贊滌恃
臯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誠異法流漸
潤克滋斯祚聖教弘宣光華史冊玄峩昔冒危塗
久嬰痼疾驚蹙力弊忍不率葉孤負國恩有罰无
赦命知僧務更貽重譴真鳥易性飛沉失路伏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夫蒙愛教自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
痛式逮伽藍堅弘景福達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踴仆伏願敬情遠監照弘法之福固慈造曲垂察
愚誠之忠歟則法僧无悔吝之各真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懇惶追增悚悼十二月代
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合宗行賀
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僧懷張並使勢
極莊嚴已已且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太慈恩寺至是

陳列於通衢其錦綵軒輊輿龍樓戲凡千五百餘乘
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書等像二百餘軀金
銀像兩軀金綵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
國所將經像佛舍利等爰自弘福列出安置於帳座
及諸車上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上堅
長竿懸幡後布師子神王等為前引儀又莊寶車五
十乘坐諸大德京戒僧衆執持香花貝讚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隊從太常九部樂扶兩邊二縣音聲
繼其後而幢幡鐘鼓光磬續光眩目浮空震曜都邑
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羣尉建紹宗副羣王父
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千力勅遣御史大夫李軾祐為大
使與武僉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
香爐日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玄英中書褚令執香爐司人安量殿內奏九部樂

破陣舞及諸戲於連武而還。王皇將欲度僧，幸未集。太子與伏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寮階，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為，意發言，為壹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歎泣觀茲之情，亦今之榮也。言訖，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慰。宥降京城，見禁因從，然後利緩觀焉。及賜云已下東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怡於戶日，轉觀福殿，遊目眺皇，錄法輪舍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炮香綺閣，丹霞光寶衣，播虹遙含，秋空水迥分暉。篤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感，道法再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勅退法師還北園。廿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洎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述旨引經訓對。帝深

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容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已
已歲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
時祕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踴勸如喪
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弃寸陰
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立必晝夜以續之過
之後方乃停筆補經已復祀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
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撮明一日所翻每日啓黃
昏二時誦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量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
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莊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
進心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庭溢廡
皆誦卷處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倬然無所

擁滯僧與諸德訖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
此周遊譁肆之事高論劇談竟无疲怠其精敏強力
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弼相來過禮懺逢迎誘道並皆
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二年春正月王宣瀛州
刺史賈敦蹟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倫恒州
刺史篤銳目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
并戒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并行法勸其事君盡忠
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去癸卯各捨淨財並備書遣
使叅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
此隨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遊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
恒示凡聖之无二又是目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為之者表
重法之誠受之者為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染於
名利者哉作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
識一十二部獨悟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頂立浴恆水之

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收至父於百代之後抹去曾於
千載之前津梁廢品不壞不昧等施一切無先無後蹟等
識蔽二空業倫三東猶縶絲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
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為宴坐
厭苦而求常樂而遠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
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元不能即八
邪而入八正行非通而通達佛道麟涉海而無津借
面墻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奉曲蒙接引披并
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
於来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為喻始知
如来之性即是在間并之際不殊生死行於般若更是不行
得彼芥翻為無得忽以小機願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
喜然夫檀義攝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右其一弘慈
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亦照懷是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

同法捐軀非所命及童孺見佛奉土輒敢廢幾謹送片
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敬施隨
意所與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
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春寒尚重願動心休冥
謹遣白書諸无所具賈敦蹟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
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屠昔豈西域
所將怪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無防災難浮屠
量高世丈擬顯大國之崇奉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焚集附
表周奏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去師所營塔切大
恐難卒成宜用軌造亦不敢師幸苦今已勅大內東宮
掖連等七宮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軌仍改
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卅尺故西域制度不循此舊
式塔有五级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
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甬

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
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自惟
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願聞像教償生末法何所歸
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靈相幼知未慕法耳庸遺終圓
訖并所從行思睿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中心於身思
歷尊師授博同先達詳失漢夢西感正教東傳道阻且
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竟執多滯二常之宗童同嫉異
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宗相領靡識所歸是以面舊山以
增哀慕常啼而假寐潛祈靈祐顯特國威決志出一生
之城投身八万死之地往是聖迹之處備謁遺靈但有弘
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有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於
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鏤寫遺願既遂誠願言歸本朝
韋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轂紹隆象
季允膺付屬天降發神靈親載三藏之序今上春宮攝

道復為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教取華漢汗垂七
耀之文鏗鏘韻九成之奏自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
盛詎可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簿運共失所天唯恐三藏
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城永劫願千佛同觀
旨蓋聖迹與二儀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孰石首
尾之周四葉斯果夏五月九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
智光慧天等敘書於法師光祿大小乘及彼外書四事陀五
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
共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談綜明練近誘之德亦彼羅
重法師遊西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切然未措心於方等
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詎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
彼亦愧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
寶讚頌及鬘兩端繪揚其心甚厚其書且微妙吉祥世尊

金對座一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坐慧天致書
摩訶支那國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又阿遮利邪教
向无量少病少拙我慧天慈甚今造佛大神變讀頌及諸
經論比量智等今附慈甚法長將往此无量多聞老大
德阿遮利邪智光又同前致問鄒波素迦曰授誓首智南
今共寄白氎一雙亦不空心路遠莫嫌其少願領彼須經
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又阿遮利邪願知其為速賢
所慕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蒙報書法
師答并信物其書同父錄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慈甚甚玄峩謹備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
光法師座前自一祥連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
聞思慈之情每增近結彼慈甚法長至蒙周并策起
居康豫豁然目朗若觀尊顏踴躍之懷筆墨難述
藉惟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并使還承正法藏大法

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焉乎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
滅遷穢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叢晨樹切長劫
故得柱冲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耀龍
儀重燃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流於倒海
築疲徒於寶所示迷衆於大方溫之爲魏之爲實法門之
棟幹也又如三車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輟綜會
懷骨鍊心府必盤礴而流暢理隱昧而必顯發使內外歸
依爲中慶之衆袖加心悔善誘曉夜不疲儼躋自盈弱
而不竭玄粹首回問道得顏參策并荷指誨雅日庸愚
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色厲累允深殷勤之言今猶在
耳方冀保安眉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惟
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秉雅訓早昇空室攀戀之情
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法介當可奈何顛自裁抑昔
天覺潛暉迦葉紹宣洪葉商那遷化龜多爛其嘉猷今

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山海而恒流。
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牝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
論等大小，卅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譚、末周，今年必了。
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
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表序，令所司抄寫國
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
華益盛。總之亦不異室羅筏樹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
前渡信渡河失經一帙，今錄。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
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媿鮮薄玄牝和南。
又慧天法師書曰：大唐國苾芻玄牝謹致書摩訶菩
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前別稍久，公作唯深音寄。
不通莫慰，傾謁。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教，兼伏願用增欣
悅。又領白疊兩端，讚頌一夾，未意既厚，宣德愧以无當。
棟息々，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一自蒙。

之論栖慮九部之經達シテ法シテ懂シテ引歸宗之ス客シテ擊シテ克シテ勝シテ鼓シテ
挫シテ錄シテ腹之賓シテ頡頏シテ王シテ隻之前シテ柳シテ揚シテ英シテ俊之上シテ故名シテ歡シテ適シテ
也シテ玄シテ峩シテ庸シテ幣シテ氣シテ力シテ已シテ衰シテ又シテ加シテ念シテ德シテ欽シテ仁シテ唯シテ豐シテ榮シテ積シテ昔シテ日シテ
遊シテ方シテ在シテ彼シテ遇シテ矚シテ光シテ儀シテ曲シテ女シテ城シテ會シテ又シテ親シテ交シテ論シテ當シテ對シテ諸シテ王シテ及シテ
百シテ千シテ徒シテ衆シテ定シテ其シテ深シテ淺シテ此シテ立シテ大シテ乘シテ之シテ旨シテ彼シテ堅シテ牢シテ教シテ之シテ宗シテ往シテ
復シテ之間シテ詞シテ氣シテ不シテ元シテ高シテ下シテ勢シテ存シテ正シテ理シテ靡シテ護シテ人シテ情シテ以シテ此シテ逆シテ生シテ凌シテ
鱗シテ羅シテ席シテ後シテ尋シテ已シテ豁シテ然シテ今シテ來シテ使シテ僧シテ傳シテ法シテ師シテ寄シテ申シテ謝シテ悔シテ何シテ懷シテ
周シテ之シテ甚シテ也シテ法シテ師シテ淳シテ留シテ詩シテ清シテ志シテ堅シテ操シテ遠シテ阿シテ耨シテ連シテ水シテ无シテ以シテ比シテ其シテ
波シテ瀾シテ淨シテ未シテ及シテ殊シテ不シテ足シテ方シテ其シテ曠シテ潔シテ後シテ進シテ儀シテ表シテ隸シテ在シテ高シテ人シテ
顛シテ跬シテ良シテ規シテ闡シテ揚シテ正シテ法シテ至シテ如シテ理シテ周シテ言シテ極シテ无シテ越シテ大シテ乘シテ意シテ恨シテ法シテ
師シテ未シテ為シテ深シテ信シテ所シテ謂シテ耽シテ耽シテ羊シテ麻シテ并シテ被シテ白シテ牛シテ賞シテ受シテ水シテ精シテ捨シテ頗シテ
肱シテ迦シテ寶シテ明シテ大シテ德シテ何シテ此シテ惑シテ之シテ滯シテ歟シテ又シテ坏シテ器シテ之シテ身シテ浮シテ役シテ難シテ守シテ
宜シテ早シテ發シテ大シテ心シテ莊シテ嚴シテ正シテ見シテ勿シテ使シテ臨シテ終シテ方シテ致シテ嗟シテ悔シテ今シテ使シテ還シテ國シテ
證シテ此シテ代シテ誠シテ并シテ附シテ行シテ物シテ蓋シテ將シテ示シテ酬シテ未シテ億シテ未シテ且シテ盡シテ其シテ深シテ心シテ也シテ

顛知前還日渡信渡河靠陸一駄今錄名如別請為附
來餘不能委述茲茲玄玄粹謹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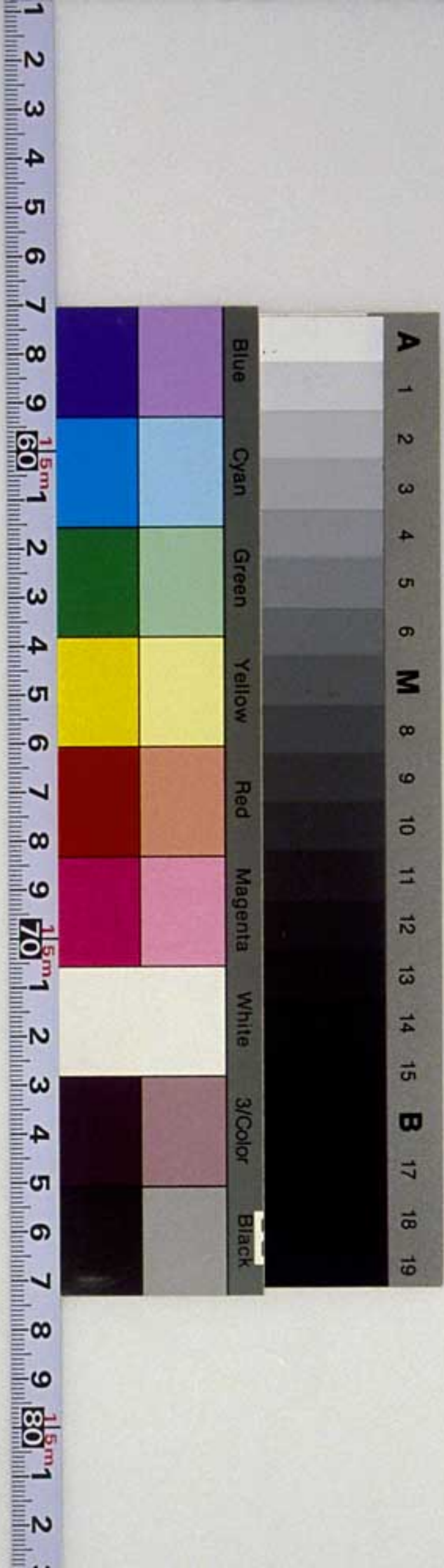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持室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消門慧立本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五

月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極寺

六年夏五月康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

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

譯寮僧伍覽造文疏時譯經僧拙玄將其論示尚藥奉

御呂才才遂更張衡術指其長短作用明註解立破義

京都大学
930248
圖書

圖序曰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
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
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循開八正之門形器之
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化而雙照真真俗而兩夷
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
在自覺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略乃雷震而電躍
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
本無生任但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無遠不
臻是以萌筌時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
歎於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掘璿極而撫萬方輝
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城東漸於
滄海掩有歡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
百億須弥既咸頌於聖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四方平度改荒服於蒿街十八肆陀譯梵文於
祕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
夙成該覽宏瞻德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
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雜
擾水乳不分若不誓實相於加維驗真文於摩竭何
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
海無塵遂得禰衣李漢振錫慈嶺不由味於葯嶺直
路夷通豈藉佩於桂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
涉埤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
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馳奉歸上
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
藏所獲梵本之内之一部也理則苞括於三乘事乃
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
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

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具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
忠業兼該博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
得涵文請益執卷兼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
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一方擬流
通無緣之後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
少之舊也昔通道於嵩岳膏肓枉步於山門既登仕於上
京猶曲曉於窮巷自蒙脩攝卅餘年切思之誠二難得盡
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昭達於一乘身乃拘
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開遮祈之但以內外不同
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鉅起師乃縱容謂才曰檀越雖
研味於六經探蹟於百氏推陰陽之愆伏察律呂之忽
微又聞生平未見大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
戲誠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

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議者平法師後逢因明
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
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
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
聞恥於被誡不知為復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
過此量而求微旨及覆再三博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
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衆當文
理會通既以執見衆老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棄三藏豈
合更開二門但由置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為衆生之例才
以公務之餘輒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卷首立破注解
其間畧書者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等

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次師等前義
凡有冊餘條自鄆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
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
之近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
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日傳燈聞一知十方稱
殆庶况平生平不見羣公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
注解能無舛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
曾有為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
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
不蘭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知之者衆何常之
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
質之三藏

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聞而愍之因致書于左僕射
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日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

我出深等圓空之廓察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
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象無生其猶昧况有縈
纏八邪之網沈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歎同異
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慧基^師早樹智力
夙成行潔珠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山薇言
摠三藏於^心胸懷已四合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遺範
於當今實李^洛丹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
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折邪
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
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
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非衆
德之正說任我揚之編心媒術公弼之前點喧街巷之
側^不顏厚靡倦神勞再歷炎涼情猶未已出奉御於
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龍鼠見金甌之堪

陟乃言崑閬之非難蛛蝥觀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
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柳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辯若
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尼父德高徇徇弭堂又叔度汪
汪之稱允禮摸楷之譽亦未聞誇覓自媒而獲楷紳之推
仰也玄立致書其事遂寢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

敬謹經僧衆白

稽首諸佛 顛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感尤譏

沈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衆 舟楫攸希

異執乖覺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成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激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敷辭 諤諤崇德 唯唯侵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嗟嗟

歸敬曰首能仁示現王宮假張雙樹敬信既暢至理亦和
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靈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歎
東臨漢魏寔為盪蕩符姚感其風教自是名僧間出賢達
連驪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鑒之初始自騰頭弘闡之
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面澄近現趙魏粗
言主甫未可矮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鈴明有終末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寂寂猶執
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妄玄之惑是玄義雖真會終
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
鋒起如彼戰爭于戈竟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吞難有方則物策喧張我
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修持建立法幢祇植法鼓
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聖風
旗靡對難合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樂昌奉御

入空有之門。馳心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寂俾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貞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
分。歎聖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歸
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
長如其非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
朝野俱聞。良君請益。莫不側聽。臨瓶皆望。盪滌悼悔之
頓銷。屏歟念之聚。有大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
玉路。行屬歸依。以實慧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懸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
信受。是所安心。俱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雞成鳳。南郭謏吹
溜濁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出鶴林已後。
歲將二十。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鬱而不彰。覺道慢
將湮落。玄界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繫道樹。金流
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階。仍驗虛

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
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教義悉皆質之彼師毗
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垢路
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
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且
之所推定麻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
道也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
陀羅佛法棄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
隱所執不同觸焉各得其形共器飲有異色呂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
發但龍馬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如
龍種杭訖無垢釋疑則茲言悉是曇忍優婆能盡輒附
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
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

非復所志第子柳宣白

庚子譚經僧明濬咨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日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翻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西虧盈

八邪馳競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杵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元上德 體道居貞

綴加譽毀 未動遺策 昂昂令哲 懋懋懋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排排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願矚歸教之詞覽其文煥乎何傳麗

也詳其致誠哉豈不壯歟悲夫愛海泊天邪山槩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

爭競蒼會而自慶九十五道覺狀伏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

去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通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

而權外道竭茲愛海濟棄識於三空弥彼耶山駭宵耿於
八正指因示果及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象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
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霄夢之徵
騰蘭蕤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
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綃願綢者接武維
施^切者^有隨莫不^不夷^夏欽風出明翼化^化葦靡替可
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
以瞻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
道以身心口自謀形歎相予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
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警寂梵宇探幽洞啟旋化神
羽楊真弥認遺詮闕典大倫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
所明勝義妙施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論方外之外以有
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求之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

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遠未易泊與深重空何以臻其極
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出後以之為法在心為
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棒旨沖宗
豈造次所能覷縷法師淑神俊智詳本正末涓熙玄
藉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
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
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迤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鄣博物
弋獵開墳之典鉤深擷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颺於翰圓播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旦下五
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
尋象戲之試即成寶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篋

如也既而翔翔群略綽有餘切而敬慕大乘夙孰成信
此因文生戲尔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
決諸疏指序求非誼議於朝欣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
加竅其知也誠為可惑此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
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
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
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是恒非不
為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云
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面依去體
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面依而為喻依斯兩你妄起多
疑迷一極成認生七難但以鑽窮第二論師已一心滯父句於上
下誤字音於平去後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懷為滅壞豈
唯差離合之宗目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鄒理訛韻
以擬梵本轉音雖復廣授七種而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

目乃是第八呼聲殊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昧論立常
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
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
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生
四象、生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大
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
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
似同苦糴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
正同邪非身之讎矣至於此凡所批系胡可勝言特由率
已致斯狼狽極既不心校素自傾逆誤生疑隨疑設難曲
形直歟其可得乎試舉二三莫詳大意深疵繁緒委吞
如別尋丈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
難易楚越因鄣佛教弘遠正法激深僻洪鑑非掬雪所投渤
解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沈秘襟期邈遠

專精九數綜涉古文博考墳圖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
度陋禪竈之末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
致問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乃信董從
容有公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
天師妙道奉以再斯且殺代天師崔君特廖共貽仰各夫復
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濫金鑰耳惟公逸宇寥廓學
殫墳素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馬汪公年與崔到節
以于雲淡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樞揆九疇之
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指掌
事如俯拾孳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得其雌黃遂令相鼠
之詩絕聞於野魚驪之詠盈耳於朝惟名與實盡善盡
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
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太義非夫才兼內外
照實鄰幾遂能激揚清濁睹俗匡真者邪音什公門下

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

廁未遑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

達五乘猶初軍窺詞峯難仰既屬高羊敬禪而需津

必需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會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州何

繁平鄧林潢濤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頓垂

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

願已庸疎茲增悚慙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明清白

後卯豈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勅遣群公學士

等往慈恩請三藏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馬顯慶元

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

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封忠為梁王賜物一

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月冊代王弘為皇太子

代子就大慈恩寺為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并書侍郎李義府因

叅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可以先揚
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如何法師報曰法藏神奧通演實難
然則內闡住地由平釋種外護逮立屬在帝王所以泛海
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葛遂疎萬尋附託勝緣方能廣益今
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符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
君長贊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郎趙整執筆姚
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
皮譯經符中崔光執筆及製紙序齊梁周隋並皆如是
貞觀初波頗羅那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
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暨閣詳絹今獨無此
又慈恩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奐古今
莫傳未得逮碑傳芳亦後顯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
為致言則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為法師陳
奏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并魚檢校太子詹事

監祔國史樞國固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

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魚撿校吏部尚書南

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字

黃門侍郎魚撿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字

中書侍郎魚撿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

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省闕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

須學士在量追三兩大罷朝後勅遣內給事王君德奏報

法師去師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令往其

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綸

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聖旨法師

自羣徒眾等詣朝堂奉表陳謝表文失失二月有尺寶乘

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嫡姪弟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

衡之女也德德管美檀柁開父薛學業見稱女亦不

勸家訓妙通經史無善文本

大業初時後其受學嗣

位之後以師傳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
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
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回事公給將進具戒至其月十日
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
人薛氏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
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
居前音聲後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
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然猶給園之眾適王城
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餘人受戒唯
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
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而之供養其鶴林側先有德業寺
居眾數百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賜施隆重勅遣內給事王君德將千力執花蓋引

送衢路觀者極生喜矣鶴林後改為隱國寺寺宇無幾
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公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群公其
詞曰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
土藉覆宮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
地豈究波瀾之極况千法門冲寂現生不滅之前聖教
宰龍亦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唐劫化洽含靈者矣緬
惟王宮發迹蓮披起靈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靈位之幹
演德壽於庶莩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將滅
之人代能使下愚梲道骨碎寒林之野上招欽風魂
沉雪山之隅絲流法雨清火宅而鋒炎輪昇慧日較重
昏而歸晝朕然覽細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
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沅璿源德昭塗山道光
媽泖流芬厥管軌懸則於八紘垂訓繁宮扇徽猷於萬古
遷而陰精掩月永嚴貞輝神維施細長淪茂疏撫逾鏡

而增感望陟阼而何追等仲由興歎於千鍾唐丘致
哀於三失朕之同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晉劉琨
金地却背郊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生百仞
之岑蓮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鏡右隣九達羽飛蓋而
連雲柝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余其雕軒架迥綺
閭凌虛丹空曉焉燁日宮而汎敷素天初免鑒月殿
而澄輝薰徑秋蘭疎遲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藪丹
燈珠繁花焰轉煙心之鶴播標迥利殺紫天外之飛
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軒簾舒卷銅塵宿而鋪珠霞斑
任岫之紅池漠沈煙之翠鳴珮与宵鍾含韻和風共展
梵兮音豈直香積天宮遠轉輪奐關風仙闕遙愧雕
華而已哉有玄世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
若清風之肅長松縛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漠騰今
照古之智慧自生知萬葉懷真之振發半結齒疏

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通秀年齡繁澄什而光後以
為淳風替古流俗移今悲臣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
辭遂迴投迹異域廣殮祕教垂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
之表泊天臣海侵驚浪而羈遊巨地嚴霜犯淒氣而獨
逝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佐輪肥弊流沙之
日超征月路歎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俛
跡窮智境探蹟至真心聲玄津研幾祕術通晉賢之
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條流續將新之教
寶偶西從補已缺之文千時迴瞻靈基極心此地弘宣奧
旨慕重翠於秋林遠闢幽關波弄清於定水朕所以虔
誠八正肅志雙林廢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道
遙六度神遊丹闕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忍波
遼樹在夷濱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為幽谷於是

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萬品流形人迹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流俗
潛生愛波涵識葉霧昏情倚歎調御迦誰騰迹妙道
垂幽玄源控窈窕驚乍返峙龍宮廣闢慧日舒光慈雲吐
液睠言聖教載想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鍾遼鏡哀深棟宇濯
龍潛潤樹風動緒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震車一駕德
武方沾乃興輪奐寔構厥華紫棟留月虹梁藻霞雲
窓散葉風沼翻花蓋伍鳳樓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
器虛冲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飡風智燈
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連六龍馳驚巨夜銷氣幽關啓
曙茂德垂範徽塵表譽勒義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庚申羣公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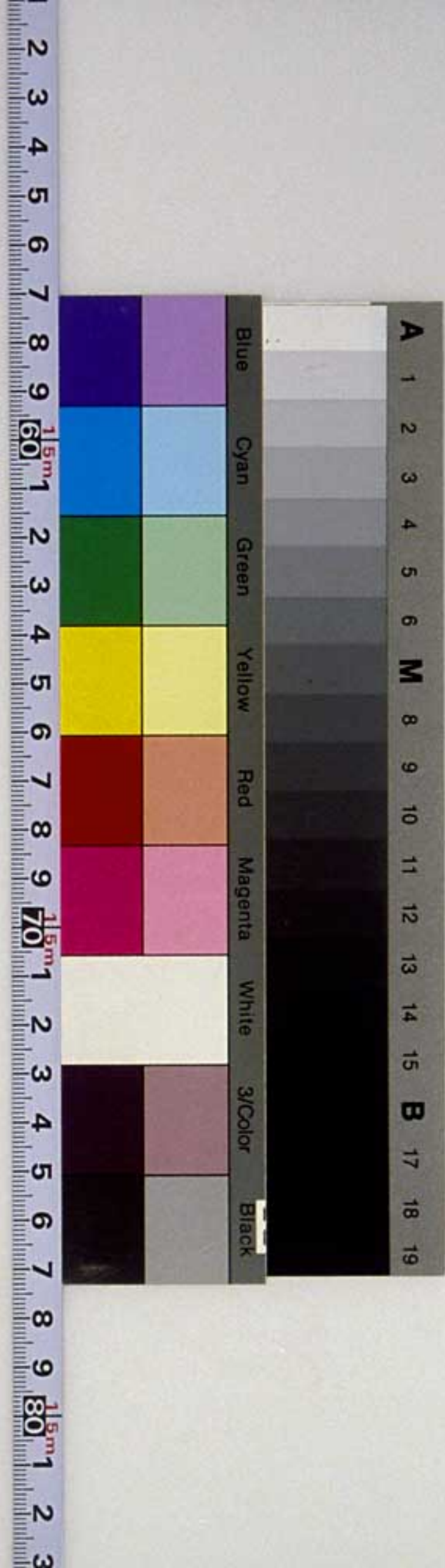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日跪

發天華觀河宗之奇噴霞開秘笈聆雲英之飄曲色

萬葉之鴻規龍子祀之殊觀想超度林莫知所限竊以
慧日西照胡臣夜而開真法流東後洽陳茲而挺秀無
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歸應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赫光出要之津尤重
開給園於勝境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標龍馬重
茲濬發冲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玄襟獨王義超繫
表理遠環翠原等夙敬真宗幸窺天藻以均堂之量
揣靈整肅之後豁群蟬之情議何驥之遐壽或歌且舞咸
誦在心脩覽周遑不勝欣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沙門慧立奉 釋教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二年十月法

師謝勅問病表

極寺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訖時

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

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

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聖筆為大慈恩寺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所製碑文已成穀津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繁祀侶增
榮踞厚地而懷輒肩增穹而察力玄井聞造化之功既
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日輝以見情然則盡卦垂文
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
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政
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談
日月之外數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
在運玉曆垂時化溢四州仁覃九有道已將聖切茂西
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羣由於天至始悲盜鏡即創松提俄
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頻發睿藻波騰吞筆海
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鸛樹內談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
曲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芳
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銘範四
氏宰龍仁果者矣玄共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而惠顧

每謂多事重奏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輕且躍實用吏
懷無任疎載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し并法師又惟主
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父羅魏君亦乃書邁漢主法
師以見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目詣闕請 皇帝
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
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卉木俱秀
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萬物弘露三東既
隆景化復聞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詠藻
漢莊之崇法徒聞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
助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之稱曜數至
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垂贊真如顯揚玄蹟者也
雅王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丹字猶韞然則首夏
樂已繁匪里曲之堪預龍珥既晝何燭火之能明非夫牙
曠撫律儀和聽馭焉得揚法敷之大音裨慧日之仲夏

敢緣斯義曾用于祈伏乞成茲具義勒以神筆廣凌雲
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茲後聖金聲玉振而悟群
迷鳳者龍盤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靈莫大
之恩實亦奉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契稟識愚淺
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辱宸詞過蒙褒
美雅驚惕之甚措類無地而慙懇之懇翹誠有日重敢
唐蹟更慄冰火表卷不納景當法師收請曰昨日蒙
天藻喜載不勝末乞神翰翹每尚擁稿以焚禁奇樹
必含笑而多芳疏寶玉岑亦銀渥而貽教伏惟陛下提衡
執粹垂拱太寧睿思綺毫府淑多藝鴻範光於涌浴草聖
茂於臨池玄粹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佇桂
欽於銀鈞豈直合璧相循聯耀是作亦恐非天翰無以懸
日月之文唯願則可以據希微之軌馳魂渥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慙昧死陳請表奏帝方運神筆法師既蒙帝許

不勝喜慶表謝曰沙門玄峩言伏奉勅旨許降宸筆
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靈詰受臻論慈猥集祗荷
輒惕因知攸措玄峩周強弩在數鼉鼠不足動
其機鴻鍾匿音緘筆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
遂迴景於空門而潤雲蒸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也
豈所圖焉伏惟陛下履翼乘撫握哀矜運退軒邁頊
孕夏吞輟演衆妙以陶時物多繁而景俗九域之內既
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數其迹雖遠所經
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即迴宸睞英詞曲被既起希
代之跡秘迹行用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
戴然彼梵徒倍增虔躍夢鈎天之廣樂近此非奇得
輪王之鑄珠疇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
迷生方用耳目咸平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像而欽

銀鉤發誓提於此日誦道文而探賸悟股若於斯城劫城
窮亦昭昭之美恒存遷海環來萬之風無朽玄奘出自凡
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圖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造
茲翻譯復承朝將而貞觀之際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
叨殊遇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亟垂榮飾
領循愚劣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
巨輕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嵩岳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
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祚於園籙助隆基於吉音不任陳
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化威嚴伏
深戰慄夏四月八日帝書碑并近雙執將欲送寺法師慙
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
營幢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勅又遣太常九部樂
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寂卑者上出雲霓幡極
鉅者猶舞霜漠凡三百餘事音聲軍千餘乘至七日真

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勅遣王傳供送
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霽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
引教幢幡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廿里間燭然
盈滿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
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
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詣朝堂陳謝碑至
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書大
慈恩寺碑并設九部樂供養光日台聖先增惠炬之暉輝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碑巖峙天文景燭狀殊霞之
暎靈山數縹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
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爰發繫觀鳥制法法麟敷典
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時立訓陶鑄生
靈柝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照義於封禪魏后刊碑徒
泥切於太師舊猶稱題且高視百王幸若親許敬慕俯

仙翰金卷發韻銀鈎迹探龍宮而架三玄執鳳篆而
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滌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
贊六度幽蹟化牕三千之城聲騰百億之外奈瑩微言
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弥尊固使梵志歸
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草愿偈邪山而徇道豈止唐門之士
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
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資謀於傳教吳主
歸崇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之稱者隨緣化物獨
推昭運為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切不測同寶
冠之帝休祚方永玄牝等認忝朝恩幸登玄肆屬茲
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
非負愆虛蒙將導作曾曼而荷澤府浚谷以懷輒無任疎
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角別造
碑座安之其書複壯重檀雲相綺揀金花下世寶鐸上輝

仙掌露盤一同靈塔帝善楷草錄尤精飛白其碑作
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
人父武三而已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興二篆
形殊楷草勢異賒斜垂露雲氣偶波銘石章程公行押古
人年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書魏武上於草
行鍾繇困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劉邵張弘發譽於飛白
伯英子王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
也故傳父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
天鋒秀拔顧麟通健談古賢之衆體盡先括之多能為
豪翰之陽春文字之寬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日
聰習及徃西方涉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
困苦數年已來準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日熱退涼遂動
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勅遣供奉上寮
尚藥奉御將孝章針鑿上藥踪專看所須藥餌令

送北門使者曰有敕般造祠氣復速報消息乃至眠寢
處所皆遣內局上手安量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子所
不過也孝章等給侍鑿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
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令疾增動幾至縣舊殆殚 照運天恩矜
閱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即蒙瘳癒駐顏齡於欲盡及
梵魄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腠
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因知輸報准
準慧力庶酬冥祉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闕陳謝无
任竦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
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既初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
法師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
至又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煩幾隳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

夏 天使頻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一丸飲沐聖
慈已祛沉病兼荷醫療遂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魂見
招於上帝將交之壽重稟於洪鑪退者庸蔽何以當此
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
冀弱茲礼誦罄此身心以答不貲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
任咸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無并同知收措塵蹟聽
覽伏增惶悚貞觀十一年有 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
位稱号宜在佛先特普光寺大德法常特持寺大德普
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諱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
內奏許有高量未果而父帝昇遐永徽六年先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勅遠官人
不閑勅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法師每憂之
日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
主冀命書自 恕不獲後 謹附啓聞伏枕惶懼勅述

載云所陳之事聞之俱佛道後。先朝屢弘事頒平章
其因俗勅即遣傳廢師且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
三日降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廢物藉其津梁
三界之所遵作此為法末人流多違制律且權依俗法
以申懲誡莫在止惡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
制條更別推耕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絕依俗法者宜停慈有違化軍依條制法師既荷茲聖
澤奉表詣闕陳謝。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
有過傳依俗法之愆還依舊格非公之澤忽委緇徒不
警之恩復霑玄肆晞陽沐道實用光華竭地循躬唯
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諸明
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秉正睠茲釋教
戴懷宣南以為落飾玄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
行少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

仁信金口之真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
微豈止梵侶懷恩加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
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謹
謫豈待平反之律方科奸妄之罪玄弊庸昧猥廁法流
每忝鴻恩已懷慙惕重祗殊將祔復兢惶但以迫嬰疾
痾不獲隨例謹詣闕無任諫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
奉表陳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悲善文集
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杵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弊
言伏奉見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勸祿善戴之誠莫
知誰辭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杵揚彝倫博厚儼玄
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軌崇道藝區別玄儒
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鸞壤於神
畢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萌寔法
門之嘉會羣土之幸甚須為僧徒不整誨馭亦方致

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
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慙惶而聖
鑒天臨仁澤昭被萬緣期於玄妙掩緘垢於含弘爰降殊
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綱之
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杏窠冥法水混更而清福
田鹵而還汝僧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
副天心專精礼念用答鴻造狀願 皇帝皇后以弘隆
之切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 震城締祥維
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贖
冤疏伏憎惶恐 帝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
安養於徽陰院之西閣供養仍被翻譯或經二句三句
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
啓曰 聖體必安和元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
聽出家當蒙 勅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

并雜物等數十件。法師發謝曰：沙門玄奘啓。蓋養
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
自先賢。或無價衣。甫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
當如今之賜者也。觀其絢繡濃淡。敬若不能逾其巧。
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麝在
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書。跡秦代未遇此。是
受道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共私。願
寵循躬。祿深戰汗。狀願皇帝皇后。留譽多之子孫。享無
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群生。與天無極。
不任慙佩之至。謹啟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
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奘不勝喜慶。陳表賀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欽瑞表殷。帝之興。赤雀
呈符。示周王之盛。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
玄奘今日申後。目前於顯慶殿。遙唯內見。有一雀背。

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
貌甚猥瑣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
玄奘深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崔乃迴
旋蹀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
喚之又徐相向乃至遙之不畏極之不驚左右之人
咸悉去見玄奘目為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且
後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 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
地廣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効質顯
子孫之盛敷八百之隆既為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
靈貺玄奘輕生有幸肇屬嘉祥喜祚之隆不敢緘默
略疏梗槩謹以葵旬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傳歷
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頃間有
勅令使報法師 皇后分難已訖端心奇特神光滿院
自蓮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繁囂必不違前許願法師護

念_ノ号_ヲ為_シ佛_ノ光_ヲ王_ノ法_ヲ師_ノ進_ニ表_ニ賀_ス曰_ク汝_ハ所_ニ去_リ紫_ノ言_ヲ竊_ニ聞_ク至_リ道_ノ攸_ニ
數_ニ啓_ス天_ノ人_ノ於_ニ載_ス弄_ス深_ニ期_ヲ所_ニ咸_ニ証_ス玄_ノ聖_ヲ於_ニ克_シ岐_ノ伏_ニ惟_ニ 皇_ノ帝_ノ
皇_ノ后_ノ情_ヲ鏡_ニ三_ノ空_ヲ化_ス乎_ニ九_ノ有_ニ故_ニ能_ク闢_ス垂_ニ流_ヲ於_ニ二_ノ諦_ヲ却_シ走_ス馬_ヲ於_ニ
一_ノ乘_ニ蘭_ノ殿_ノ初_ニ歡_ス爰_ニ發_ス俱_ニ胆_ヲ之_ノ願_ヲ珽_ノ柯_ヲ在_ニ孕_ニ便_ニ結_ス踰_ス城_ノ之_ノ
微_ニ俾_ス夫_ノ十_ノ号_ヲ降_ス靈_ヲ弘_ニ茲_ニ攝_ス受_ス百_ノ神_ヲ翼_ス善_ニ肅_ニ此_ノ宮_ヲ圍_ス所_ニ以_ニ
灾_ノ厲_ヲ克_シ清_ニ安_ニ和_ニ載_ス誕_ス七_ノ花_ヲ儼_ニ以_ニ策_ス步_ス九_ノ龍_ヲ位_ニ而_ニ濯_ス質_ヲ玄_ノ
門_ノ傳_ス迹_ヲ道_ノ樹_ノ虛_ノ陰_ノ雖_ニ昔_ノ之_ノ履_ヲ帝_ノ呈_ス祥_ヲ猗_ノ太_ノ表_ヲ異_ニ寧_ニ長_ニ以_ニ八_ノ
方_ノ斯_ノ感_ヲ既_ニ近_ニ此_ノ英_ノ猷_ヲ率_ニ生_ニ詠_ス歌_ヲ喜_ス皇_ノ階_ノ之_ノ綢_ヲ裕_ヲ緇_ヲ林_ノ勇_ノ
銳_ノ欣_ス蚺_ノ馬_ノ之_ノ來_ヲ遊_ス伏_ス願_ヲ無_ニ替_ス前_ノ是_ニ特_ニ令_ス法_ヲ服_ス靡_ノ局_ノ常_ニ慈_ニ迴_ス
稱_ス良_ノ目_ノ帝_ノ子_ノ之_ノ崇_ヲ出_ス處_ノ斯_ノ在_ニ法_ノ王_ノ之_ノ任_ヲ高_ニ尚_ニ弥_ニ隆_ニ加_ス以_ニ切_ス德_ヲ
無_ニ邊_ニ津_ノ梁_ノ載_ス遠_ニ僅_ニ 聖_ノ津_ノ無_ニ辨_ス弘_ニ撫_ス不_ニ移_ス竊_ニ謂_ス彈_ス四_ノ海_ノ之_ノ資_ヲ
不_ニ足_ス比_ス斯_ノ檀_ノ行_ノ傾_ス十_ノ地_ノ之_ノ葉_ヲ無_ニ以_ス辟_ス此_ノ福_ヲ基_ニ當_ス願_ヲ 皇_ノ帝_ノ
皇_ノ后_ノ百_ノ福_ヲ漱_ス華_ヲ膺_ス輝_ヲ北_ノ極_ノ萬_ノ春_ノ表_ヲ壽_ヲ等_ノ周_ノ南_ノ山_ノ磬_ヲ娛_ス樂_ヲ
於_ニ運_ス齡_ヲ踐_ス薩_ヲ去_ス於_ニ遐_ニ却_ス諸_ノ君_ノ允_ニ夜_ノ綏_ス鉅_ヲ 帝_ノ猷_ヲ龍_ノ蕃_ス

惟宜翊高王室，錚錚英猷，休祐日繁，標峻節於本校，嗣芳
唐於草座玄奘，濫偶丕運局，勲禁門貴，匪德昇寵，緣是
積幸，屬國慶，惟始，渾業開基，踴躍之壤，塵松無恨，不勝
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王生
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易嘉日新之
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邁，緬應斯道也。又
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籍根源而芳藹，
伏惟皇帝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
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應，大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
矣。逮陛下受圖，切業逾威，還淳反素，邁三五之敬，製禮
作樂，逸殷周之軌，不特黃屋為貴，以濟世庶為心，未暇求
衣日，具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
是故，珥雲紉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跚沐化，盪々平
魏々平，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路穹蒼，明神降福，令

月嘉晨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芳增敷羣玉懷生莫
不慶賴在於茲特百恒情豈直嘉聖后之平安實
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勅即聽出家移人王之敬
為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給
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退降眼之茂
跡踐月蓋之高蹤新二種蓮成無等覺色身敬妙辟
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
揚惠炬於百億之州振法鼓而挫天魔魔勝幡而摧外
道接沉流於倒海標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
明之巨聲為天人師作調御主唯願先廟先靈籍殊祉
而升彼岸皇帝皇后日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
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曰榮親所以釋迦奔國而
務菩提蓋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璵之善陳思庸之
才茲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

望善來之賓拂座清淨用舒踰城之駕不昧慶慰翹
願之至謹奉表以同輕觸宸威追陳戰越當即受三歸
服袈裟雖保傳養育所居常近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
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
沙門玄峩言昨奉 恩旨令玄峩為佛光王剃髮并勅
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
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既宣
景福祚盛豈謂庸賤之年得効伎於天虜凡庶之文蒙
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霞護之重在乎
祿所先解脫之日落饒為始伏惟 皇帝皇后道凝象
外福給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循德本所願 皇陛下
祐王宸近和臨百億與下果千万歲奇佛光高子乳哺
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 睿哲之姿允穆紹
隆之寄漸度之俗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

戒行允副如綸佇衆敢莫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
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表日妙門
玄粹言竊聞搏風迅羽累日而沖空寫月明璣逾旬而
訖滿是知稟靈物表高秋天中者固已後發其殊惟
雜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園中和而育德
自薇園降誕天祠動瞻睿氣清矜宸輿興納祐玉顏秀
表景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濯想寄名
隆標盤石砥落飭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哺無
灾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冀
枝再長如蓮之目藉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肯悅七衆
歸牕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駉侍馭而已玄粹幸
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
切懷杞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
部裝製法服一具香爐寶子香奩藻筵經架數珠錫杖

藻豆楹各一以充道具以表彩歡所冀邁載弄於半璋代
辟邪於蓬矢俾夫善神見而踴躍弘摅目以堅固輕用于

奉寔深悚惕伏願 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龜合耀

結觀心於地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耀掩丕釗而取

隳寵蕃振美桐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

百福淑軀德音日茂曾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

二聖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

弟子各一人事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手同

去餘僧后後既到安量積翠宮 夏四月車駕避暑於

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量飛花殿其宮南接泉

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於積

翠宮翻譯法師既奉 帝旨進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

蒙 恩旨許令積翠宮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載伏

念違離旋增悵然去非切敬敷府道謝德科而久奈

策章鎮荷曾覆循漢知懼臨登匪危伏惟 皇帝皇后聖
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既而迎陽蘭
除聽揚慶奎而悲結甫瞻涉廣想多願而欣然伏願玉宇
近和仙桃薦壽邁甘泉之清暑等瑤水之佳遊所冀渥
樹迎秋涼颺造夏惟歸軒於石陌儼幽錫於惟林稱
慶萬春寸後九遊不勝感慈之極謹附表奉辭以聞
意越在額水火文惠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廿
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所欲翻
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冤族康俗
咸競前蹤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
掩王城於篋甸光貝葉於荆陵傍啓譯寮降綃鴻序
騰昭千古流輝萬葉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
用日新賞鑒無怠玄粹濫沐天造肅恭明詔每撫庸
躬恒深悚息去月自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其先翻

舊有在後翻但發智時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
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今更勅顧頡翻之去秋以來已翻
得七十餘卷尚有百廿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
了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
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日茲扈從暫得還鄉遊
覽舊壠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龐州張氏
遺迹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自掃謁為戚久
荒頽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
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奘嘗不天夙鍾荼
蓼兼復時逢隋亂殞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卅餘載
墳壟頽毀殆將淪賊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二
人收捧遺柩去彼陝陋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
日蒙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
一人今下遠南朔用此月終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哀落未

韓所賜三雨日思不周近望之天是聽玄葬葬事了還
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遂過為率略恐將啗變不任纏
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帝
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
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啟謝曰沙門玄啓玄葬殊深豐
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
墳龍淪額草棘荒蔓思易宅地至厯歲年直為遠
隲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臺駕得由故鄉既會宿
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皇帝皇后典降天慈賜造營
佐不謂日月之光在凡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
霑感戴屏營喜鯁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啟謝
問事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
威儀無非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孝文
皇帝自代從鄉洛陽移少室山北造少林寺蓋目地勢之

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峯
北依高嶺兼帶三川簪石窈巖飛泉紫映松蘿共質
簞支葛桂栢与杞梓繁森壯婉清虛寶城中之佳麗其
西臺寂為秀麗即菩提流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
坐之所見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之不然遠
近弥異寺西北嶺下維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
堡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廿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
以沙門玄奘言茲契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先
河深渡之者須帶舠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春
之類也舠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
具而外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湛滄三界俱漂七漏
之河浩々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迷意醉窮
劫石而靡怠盡芥城而弥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
心正而適寶坊實可集我盡直秋之為氣良增難矣

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輒食當寐而驚者
也玄牝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無常雜岸樹井藤
不足以傳危脆軀城水沫無以屏其木堅所以朝夕是期
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颺焉已至念茲遄速則
生涯可知加復少日求法尋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
途路超遙身力疲竭項年已來更增衰弱顧臨風景
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克前途漸促無自不以此傷寒
肇累陳之不能盡也然輒生多事屢逢明聖家先
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
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無翼而飛坐陵霄漢
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牝
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
使燕石為珍駑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慙且害
盈惡滿前招之雖百步欲知是亦諸佛之誠言玄牝

自採藝業空靈名行無取夫慈聖澤无宜久冒望
之骸骨畢命山林礼誦經行以答提憐又蒙陛下以
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
猥承人之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
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
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澤西城稱詠以為鎮國鎮
邦之典所頒義教無微不得辭猶擇水鄧林隨求小大
狀如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駟騁玄紫用此
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斯伏煩惱
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惠學
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
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獲之選
躁繫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
明賞高沙望廣遠重疊翠澗多奇食乃風雲范藹

仁智菓藥豐茂蘿薜躋虛實海內之名山城中之神
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豁縈帶
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
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歸以從禪觀又兩疎朝士尚解
歸海蟬榮菓許俗人猶知栖真蓋素况古崑出家為法翻
滯關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諭七

曜照極九幽然九為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飽覽塵
衆得卷歎迹慈大開陪康康之群隨息觀之宿身行
石之上庇歟一樹之蔭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
緒之賊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
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
終天之息也懂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曲道
林清徹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無任樂願之
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震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

許其月廿日神筆自報書曰省表知改悔跡巖泉退
琳逵而架往託惠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作拖風微寔所
欽尚朕業空學宜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
其可法師津梁三界引四生智昧心燈定淑意水非
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
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則
帝朝大隱不獨貴惟昔覽見開弘益更可矜於代勅
既令斯表不敢更言法師既奉勅書進啓謝曰沙門
玄峩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示詔銀鈞麗於丹字
睿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杳風雲之氣
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嵐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瞻
崑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札
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魚空
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操窮

真聲俗綜有歌無起義輕而更高架曹馬而逾遠者
矣但玄弊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藁之身寔希松杞
思願媿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久避溺之情終
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
惠鷄雪雨之澤不吝蠶螫而明詔霑臨不垂惠許
仍降恩降曲存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載來言
未敢更請謹附附唯增悚慙冬十月五日佛在摩訶
迦師又進法衣上佛光玉表曰沙門玄覺言古師聞
蘭榮紫曉過之者必歡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奇木
備余况人淪乎况聖胤乎伏惟 皇帝皇后極神睿
之姿懷天地之德撫寧區度子育群生無復大建迦
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勗命金剛
賢固之因既妙善董循故使皇太子機神日茂潞王
懿保逾明佛光王岐義數增輝可謂起周越南與黃氏

崇子、孫、萬年之慶者也。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忝
見王茅、私心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時之日
禮有獻賀、輒率愚懷、謹上法服一具、伏願王子萬神
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寶、摧伏
四魔、行菩薩行、述如來事、不勝瓊華天枝、芙蓉美茂
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以聞、輕觸霄嚴、退深載越、法
時時在積翠宮、朝譯元時、暫輟積氣、成疾、卷帝
女聞之不悅、即遣使養奉、內鑒呂弘、招宣、勅慰問法師
悲喜不已、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招茅至宣
勅慰問、玄奘所患并許出外將息。慈旨忽臨、屈骸
用起、若對疏窅如冥水泉。玄奘攝摸、市方疾瘳、仍
集自達、離羣獨信、覺嬰纏心痛背、悶骨酸肉楚、食眠
頓絕、氣息漸微、慮有不面、默禱宮宇、思欲出外自屏、海
壑仍恐驚動、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門藉出、至寺

所病既困勞轉萬心亦分障明時乃有尚藥司鑒
張德志為針療因漸瘳除得存首領還顧專輒之罪
自期希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
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
穆憲司枉獄為軫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仍被恩光極
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僂頓非復尋常擬微下理之
憂亦盡生涯之累祖恨隆恩未答未命先薨亦惟
帝勤親勞薄得期於閱武情在訓戒既昭仁於教麟
又策勳於猷猷遐迩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
護野敬惟動上故拯休貞申炯誠於十旬洪辰而返
鄙宣遊於八駿密迹而旋玉乘可佇永懷以慰撫事
迴惶終期殞越不昧荷懼之至謹奉待罪以聞荒端
失面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
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還積翠宮

仍舊宣譯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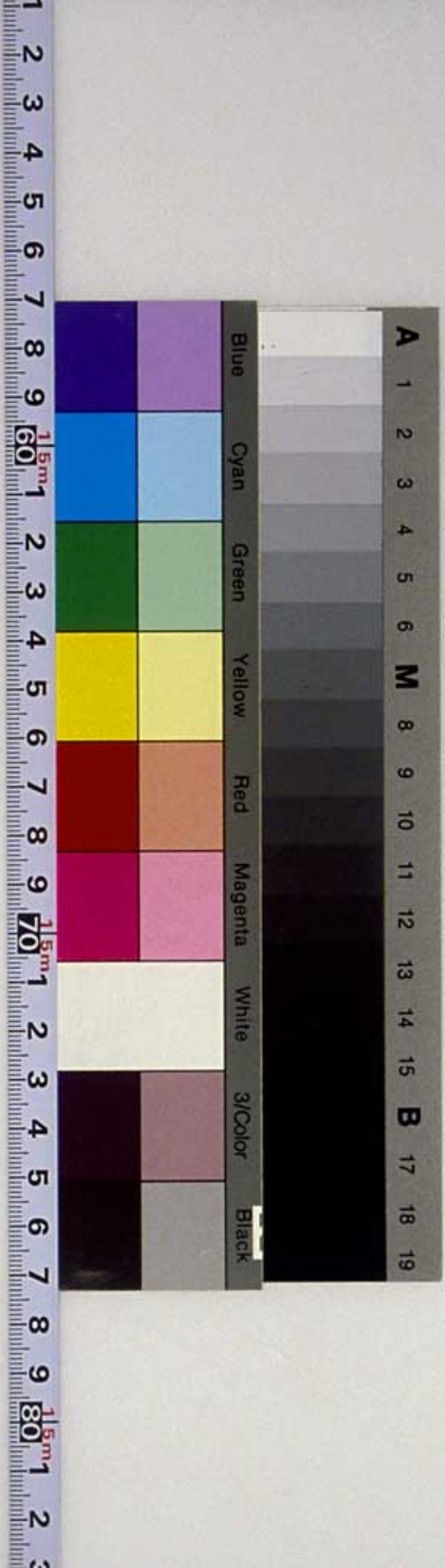


大慈大悲三藏法苑珠林

從承元四年至文
化十三年共百十六年

持宗院長

字XIII
10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沙門慧立奉

釋表懷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車駕自洛還西京終至麟德元

年二月王華宮捨化

橋寺

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秋七月
勅法師徙居西明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造時先
有勅曰以近康坊漢王故宅為皇太子分造觀寺
谷山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

京都大學

930248

圖書

慈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寺仍先造以三年夏
六月營造切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
通衢腹背塹落青槐列其外綠水亘其間齋豐之號
都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甍接漢金鋪
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雅
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勅先委所司簡大
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檢度至其月十三日移寺建香度僧命法師普
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
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西明給法師上房一口新
度沙弥十人死弟子 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
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絕綿帛綾錦前
後万余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
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

等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為
一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於股石前代雜翻不能
周備衆人更請委翻然股石部大京師多務又
人命無常恐難得了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
四年冬十月法師從京菽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
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量

肅武院馬

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股石

經本總有廿萬頌文既廣太學徒每請刪略

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
於夜夢中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險
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
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
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
佛或昇高座為衆說法多人圍繞讚歎恭敬夢見

有及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
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
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惣一十六會合為
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
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古
自無比或文乖旨奧意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
私授以明決情即豁然若披雲觀日自云如此悟處
豈玄妙淺懷所通並是諸佛并序實加耳經之初會
有嚴淨佛五品之中說諸并序訂隆衆為股若波
羅蜜故以神通願力威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
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求五塵妙境種種供養
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法嚴幢帳寶
鬘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

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墻壁
皆莊綺錦地積名苑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
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主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
師在中堂敷演既觀此已歡喜驚覺俱衆法師說所
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
見信有是平時殿側有雙李樹忽於非時數開
花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
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其到彼岸然法師
翻此經時汲之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
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
懼未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
月廿三日方乃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焉合
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
者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得時今得終

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切畢。設香供養。是日請經。從肅成殿往嘉壽殿。香所誦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近無有非常香。氣法師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衆。徒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既。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廿二日。令弟子窺基奉表奏。開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檢省。可以獲遂。竹揀裏送。仍擇山澗僻處。安量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慟各收淚。啓日和上。氣力尚可。轉顧不殊於舊。伺日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

汝何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彼
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僊
作翻數行訖便收梵本俾任告衆曰此經部軸与大般
若同玄粹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速今
欲往蘭芝等谷礼辭俱照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
衆相顧莫不潸然礼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
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日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一
浮屠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曰非汝
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
脚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日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花大如盤鮮淨可
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欣容傳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
及妙花珍寶莊法師所卧房宇以次莊嚴遍翻經院
内外及至院後山巔林木悉堅樅幢衆彩間錯并

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輦中香食美菓色類
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之
辭曰
如此弥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粹未階此位何敢
輒受難此推辭而進食不心傍人嚮咳遂不開目目向
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玄粹一生以來所修福
慧准斯相貌欲似切不唐捐信知佛教日果並不虛
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各七十四部惣在
三百廿八卷又錄造俱照畫像祇勒像各一千頌又造
素像十俱照又馬能斷股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
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
萬生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
無常期至意欲捨隨宜命有緣物惣集於是整捨衣
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道至廿三日設香爇施其日
又命素工宗法智收嘉壽殿堅苦提像骨已日從寺

衆及翻經大德并內徒等乞歡喜辭別云玄奘此毒
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收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祇勒內眷屬中奉事
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辨訖目默心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之
不可得眼果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之不可得識界不可
得乃至意識界之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之不可
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之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去南謨祇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合識速奉慈願
南謨祇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
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
花滿室至二月四日夜半曉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
各長一丈許共捧一白蓮花如小車輪花有三重葉長
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敬奉花人云師從无始已來

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目令小疾。並得消滅。應生
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頤。次以左
手申左膝上。舒足重累右脇而卧。暨平屬。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上決定得
生。祇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少間神
逝。侍人不覺。屬纊方晏。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額
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日。日竟無改變之無異。事
非定惠。症瘕或言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
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而懈。廢於法師
。夜子後。旋遠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
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惟所以。即
念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
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非常事
邪。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且酉。乃至

重京心符虹現之象聞者零其感異法師身長七尺板
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表美黼如畫音詞清遠
言談雅高聽者無狀或慶後衆或對嘉賓一坐半
朝身不傾動服尚軋陀裁唯細艷循廣適中行步
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眇洎之焉若大江之紀地灼
焉類芙蓉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
志過護將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愛恬簡不好
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在後西明寺上坐道
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軋封年中見有神見自云弟
子是聿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
弟子護持瞻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
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儀時有乖錯師年壽漸
促文記不訢誑誤後人以是故來亦師佛意目指宣所出
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

目向經律論等心所不決者神靈為決之又同古來傳法
之僧德位高下并同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
牙有短長而不一唯且如弊師一人九生已來備脩福
慧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升才於瞻部洲瞻那國
常為第一福德亦然且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遠梵
本由善業力今見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聞法悟解
更不人間受生神授語訖辭別而還宣目錄入別說
現在西明寺藏矣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
凡情所測度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畜備以其
年二月三日癸丑法師目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勅中
御府供奉鑿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急赴比至法
師已歿鑿藥不及時坊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
亡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日朕失國寶矣
時文武宰寮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為懷悲不

能勝翌日又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此法師一人
可謂釋衆摧矣梁四生無導矣之何異苦海方割舟楫
遽沉周室猶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零惋不悅至
其月廿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玄奘
法師既已葬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葬法師既已其翻經之事且停停翻成
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餘未翻者物惣付慈恩寺
掌勿令損失其葬師弟子及所翻經僧先非玉華
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 勅曰
玉華寺故玄奘法師葬日宜聽城僧京及造幢蓋送
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於已後重
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
蘧篠為輦奉神柩還京安晝慈恩翻經堂內奉
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趨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

十四日將葬。滙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
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舉金棺銀槨。安羅樹等五
百余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樓挽。殯音迎宮
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余万人。雅復喪
事。危軫而法師神柩仍在。遽降。本與東市銷行用
僧三千疋。結作泥洹。舉無以危。珮庄嚴。極為殊妙。請
安法師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自止之。乃以法師三衣
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遽降。舉次其後。觀
者莫不流淚。鯁塞。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万余人。
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無遮會。而散。是時天地
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悲。皆言愛河尚淼。
慈舟遽沈。永夜猶昏。慧燈光滅。攀戀之痛。如亡眼目。
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愍章二年四月八日。
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

密迹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慮故改十為至於遷
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初焉往年一釋慧
立論曰觀夫夜皇宵月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
大相資之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王潛
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
出英睿逸生各輟雄圖俱范上智負荷遺法控御天
人道制風颺神傾海岳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
朝帝光或連尸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顛運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險塗或虛已以應物求裏糧而行死地
終令玄津溢濫惠渥無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屬考之
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惟
法師星像降靈山岳騰氣才過東晉譽美南金雅操
不群堅芳獨拔以回生為已任達正法為身事魏平似
嵩華之負鸞蒼蛟為若琅玕之映掌海而聽機後骨

菽於自然味道輕榮華由惑慧至夫義識冷廟之奧
冠恒繁而逾高祥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
乎萬二千寶紹隆之器也將使像化重光於顏季
之期故詆茲明德者矣法師往以今古大德闡揚經
論雅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諱論紛然其来自久
至如黎邪是報非報化人有心无心和合佈數之徒聞
重城不威等百有余祥並三藏四含之譽根大小兩宗
之鍾鍾先賢之所不決今捨之而共毀法師之躊躇
此文快之斯百慨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是
根源諸師雅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於須臾大本
取定於祇洹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
秋八月立檣束裝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
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日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奧
速博聞三藏善四事施於十七地論家為精實以此論談

冠衆經久偏常宣誦元是慈勒菩薩所造即攝大乘
之根係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國靡不歸宗
稟義學徒恒有万計法師既往脩造一面盡歡以為相
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無詬決所疑一遍便覆无所
遺忘屏濠汜之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老恠
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玄
耶法師於是聲振慈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
皆宿構重開共來難詰應行稟累轂駕肩隨其茲
論之詞雲云而至法師從容辨釋皆入其室探其玄
取其年輕其盾莫不人一喪轍解頭虔伏稱為此
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抃喜皆肘步焉
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書并余經論自架一
代所訛者山方等之教庶蕝半字之父爰至後聖馬
鳴龍樹无著天親諸師製經及法華在等十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收羣研究建其旨得其文并佛慶
寺之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
塔那揭留歎之山皆躬申礼敬備觀靈奇且無遺矣
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
教六百余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余粒以今九十年春
正月廿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
收霧卷景霽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掩日慶雲集彩
旌天表郁纍纍庶士詠讚於通莊車轡之塵和風於
馬頤戢慧日赫以重明雅不逢世尊從切剎之下商浮此
之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結途數万徧歷艱危
至如涸陰汗寒之山飛波激浪之谿厲毒黑風之氣援
視羶豢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
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子亦孤征坦然无梗崩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風化於五土之洞使平遐域後主馳

心輦轂者係作天衢羅法師不世之功抑立聖朝運
易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赤狄以
君臨裁鯨豕以活群生溫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施
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銘造九切范於虞
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元不順
途无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麗正三善之
義堯隆率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既而窮庫載
德殿上玄紫芝含秀於玉階苑平結英拖朱闥又如
西州石瑞松縣琨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
秉之葉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萬古而不用
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
遊心真際城暫五乘追思驚嶺之容竚想提河之
訖故使遺形紺髮燦秋來儀勝典高僧相繼而至慈
雲布於六合法鼓振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

與香煙同馥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
塵茹玄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
方高飈龍衣林而群竹賴自矜奇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
也如此豈同雅澄塲道遇二石之允殘安什傳經值
符姚之偽曆技之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闇
乃朝陽之與螢曜矣昔鍾政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
神華斯呈賈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
猶且詠歌况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
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字愧往賢德非先達
直以同霑像化叨廁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
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絕後光前
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覲縷也異明鑒君
子收意而不西焉 贊曰生靈感施大聖遷神其能繼
紹准平招天馬爲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懸朗月揚

陳穆矣法師諱為貞士迥秀天人下羈唐澤窮玄
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義
之錯委命詢求陵危踐路挾旌器宇剋レ誠格振
振義西州歸切東罔屬逢有道時惟我 皇重懸
玉鏡再理殊囊三乘既闡十地無揚俾夫慧日幽
而更光奧余庸眇幸參塵末長自蓬內靡靡枯
高山斯作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釋彥棕
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來英俊賢明捨家入
道者可計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
艱言洽用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
志陵金石群雄幸英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倫之矣抑
又聞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艱
不憐憫又不交不申不吹不便斯蓋未詳其地徑何
賢聖之可格哉又北信現疾之時歲度繁縟將終

之日色貌數愉^{廿九}至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
晉^{廿九}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
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心師等若不許請錄
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
之氣牙相驚同皆去若茲向人併除殮衣准舊襯服
衆觀三藏貌如生平人百蹄絕共視向人塗香服
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歎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誓
其逝也自非摩訶薩搖其孰若之乎奧我同傳幸
希景作勗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義元四年正月十五日書寫并移點畢

貞元二年長安會講并開得寺西成傳之具精六

